



梅山集

十二

書

廿七

~ 16
2373
13



和
號 2873
卷 28-13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書



與韓運聖

文五〇癸酉歲除日

先聞其名繼接其面卽其面而其名無虛也因君遣
歸罔及試墨妙筆精以觀龍驤豹變虎踞螭盤之勢
是爲恨耳間已歲窮待况益適否三餘盡矣所讀者
何書人之通一藝固難矣然一藝未足以做人縱令
神融手和寫八體之殊蹤窮二王之逸勢祇可云藝
苑之能事畢矣何以稱於聖人之門哉以君美才苟
能從事於學問可以至聖人之道也古之學者始乎

爲士終乎聖人知所以爲士則知所以爲聖人此乃所以立人之道也君已讀小學否是爲做人底樣子耳寒暄金先生讀是書老年自稱小學童子君欲學聖人先學寒暄可矣惜君之局於一藝要其進乎大者以故終始言之惟童子圖之

答韓運聖 丙子九月

自我不見于今周年每想玉樹皎潔銀鉤蜿蜒若發諸宵寐而所謂伊人在天一方矣黃花素月彌勞凝情乃荷尊府臨止袖致手滋卽銀鉤而玉樹在茲也披豁醒神未覺千里之爲遙也省侍寧謐尤係樂聞

書固游藝中一事亦非可已而若專心致志不知更有真用心者則不過爲一藝人而止曷嘗聞善書者知道否縱令輕濃得中脩短合度碎玉壺之冰爛瑤臺之月宛如芳樹缺若清風亦何益於身心哉惟有杜門禪躬劬書研理是爲究竟地耳昔李挺之問邵堯夫曰子何所學曰爲科舉進取之學挺之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堯夫願受教始傳其學卒成大儒君能會此義否義理性命非二事也爲義理之學者所以竊性命之原也今云義理之外若復有性命之學者然是爲語病而不以辭

害義亦可也堯夫嘗云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之曰
學書妨學道故曾有詩云憶昔初書大字時學人飲
酒與吟詩若無益友推金石四十五年成一非其警
惕之意可見於此矣斯事政好爲君誦法故聊以奉
聞而此身則竊附李公金石之義也所示科體詩不
翅長得幾格令人心喜而所冀望實不在茲必須尋
向上去爲第一等十分道理莫做一功令生也強所
不能考批以送非要其勸君更進也真玄一笏送似
留作鉛槧之需焉

答韓運聖

壬午閏三月

卽服手真若有神會仍諦別來侍省嘉慶慶賀罔諭
如左右美質高才求諸并世殆數儔匹不直爲嶺海
之秀鄙人所欲携手偕底大道者殆以此也豈有私
於左右而然哉所謂爲學不出日用之外檢身則動
靜語默處家則奉親祭先窮理則讀書講義必要分
別彼此而已非有玄妙奇特之存乎其間也論其至
近至易卽今僂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卽今僂當用
力而最是立志爲難苟能立得堅固則自應進修及
時不患不得力也夫子十有五而志于學者亦念念
在此而爲之不厭而已二程十四五僂銳然欲學聖

人卽其志學忒早故聞道甚早苟欲學聖人而至豈
主宰不立而可能哉千萬策勵毋或遷就足爲所厚
望耳佛者有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斯言痛切願與左右文勗焉

與韓運聖

戊子天中日

功課計應專篤書來何無所示耶如左右英才非直
爲一鄉之秀雖求諸一路罕與儔匹故曾勸以第一
等十分道理而積習所熏難保虛受近聞實心向學
發願真切非一時意氣云苟其然者當爲全嶺之耿
光可但言者之與榮哉所謂學問實非異常別件物

事只如男耕女織之依本分當爲卽爲而已今人不
知此意視厥躬如弁髦草芥甘自暴棄而不悔是所
謂堯舜與居不能化而入者也且懷瑾握瑜之士咸
被功令所壞了桮喪心志殆無餘地世道交喪至於
斯極苟不固豪傑之才曷能挺然特立確然自守守
死善道爲究竟法乎若是者須是剛硬決烈立得脚
住方有所成若慈善柔弱底人終不濟事况世衰道
微之時尤宜硬着脊梁靡所屈撓於毀譽是非榮辱
得喪一切不動方靠得然其工夫只在自反常直俯
仰無愧怍則自能乃爾不在他求也斯義也朱先生

所雅言可能真正體認當下受用否道之浩浩固難
下手幸取四書虛心靜慮熟讀精思則自應得其門
而入聖域雖遠亦無往而靡及祇恐行百里者不半
塗而廢卒被流俗所嗤點耳莫以地寒而自小莫以
居陋而自沮莫以生於叔季而自畫磨勵精神奮發
志氣亟圖所以任重詣極焉蓋斯事也不係地處不
僚方所亦無古今上下之殊祇是天理當然吾不得
不然耳幸諦此意自從今日爲始隨時提撕隨處收
拾隨物體究隨事討論則日積月累自應純熟而光
明惟左右勗哉

答韓運聖 甲午四月

賢者自頌以優蹇輕僭惡是何言耶嘗謂賢者而知
我何其不相知至於斯極乎若夫讀晦翁答安仁書
而曰反躬大悟噬悔惶悚賢者有甚所失如吳生之
謂而云爾耶吳生年齒甚少而巍岸倨肆若老成人
之爲故晦翁恐其陷於狂妄恣睢之域不受其饋勉
以小學之教賢者之所施於我者與吳生相反何因
而加不屑之誨竊恐事涉億逾易致繫累爲病是由
我不善用致千里之違瞿忸罔諭自我不見已洽十
稔別後進修不翅長一格異日相對可能刮我病眸

否必須立志以定規模居敬以建大本明理以盡心
體克己以養浩氣敦德以造神化五者爲畢生居業
之義諦不勝其厚望也善乎程伯子之訓曰知性善
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是爲學問之始終條理
故舉以誦之庸備心學之真訣焉

與韓運聖

戊戌半夏旬日

早炎孔甚待度罔愆否世間英才固寥寥而有才者
未必有志有志者亦患無才才志俱該者於賢者而
見之信能恢拓擴充則聖道坦坦信步可到惟在施
力之如何耳英雄之主所以有天下者只是立得志

定豪傑之士所以學聖人者亦惟立得志定也苟能
立得堅固雖未便做聖人已與聖人同歸也朱先生
嘗論爲學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嚴愈高明又言如
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頽惰則當涵泳振作氣
象又曰開闊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着謹嚴是皆刮
膜之金篦抽鑰之玉匙故舉而誦之用作交勗之資

與韓運聖

戊戌臘日

比幾半歲歲且逼除省餘起止益爲貞吉曾經長課
其將與歲俱卒否是與三冬文史之足用者有異當
作畢生家計者也天下之道盡於六經六經之道盡

於四書四書之道本乎論語是書也中正純粹無倫
無對如日月之經天尊之則可開萬世太平廢之則
不能一日生活是豈可以須臾離者哉幸體此意并
集註成誦成誦後反復玩蹟於燕閒靜一之中必要
挾洽而乃已也毋過求毋巧鑿毋芻搜毋曲引平心
以玩其歸趣切已以察其實用是爲讀四書節度而
在論語尤當乃爾常求言外之旨涵泳不已體認身
心則不翅終身儘多也區區所發願未嘗不以學孔
子爲準妄謂一毫不及吾事未了及此衰癯無復精
力可副初心已所不能願賢者之爲之也示諭立志

奮發之不得其堅定讀書講義之不得其精密主敬
存養而多有所間斷省察應酬而多有所乖戾遇富
貴聲色則易見搖奪處毀譽欣戚則易致沮惑咸崇
於透不得忠信一關誠哉言乎苟不知病真切曷能
說病乃爾是堪作座右銘要與交易收功於桑榆也
主忠信三字爲魯論第一義而程伯子所云知性善
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靡所不包當爲學孔子
者之話頭故爲更誦之愚於生人之事不能十一於
千百而最不能者墨妙也雖尋常八行之役幾不能
形字爲人啗點久矣獨被賢者所效尤無乃逐臭之

過至於斯極乎賢者自在童年已通書藝聞名一鄉而今乃棄甜桃而摘醋梨何哉吾聞嫫母之效西子未聞西子之效嫫母也繼自今勿復乃爾母貽傷觀譏笑不勝其厚望也

答韓運聖

庚子復月

蘓軻之移占蓬山必應因計活而致然且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則亦何云一隅地窮乎祇憂其不做君子無憂其居之陋也革陋之道其不在我乎矧茲土經尤翁居停山川草樹尚襲馨香之化竊想想像遐躡興江漢羹墻之慕洪流砥柱壁立千仞之云已道得

真必圖所以讀其書傳其心毋徒贊歎已矣則愚亦與幸耳賢者不拘衆楚之咻能自樹立乃爾苟非知言明理亦何以與此哉欽誦不已承示以讀書檢躬日就滅裂爲憂懼當憂懼而憂懼則乃所以爲不憂不懼還爲賢者幸也如愚者靡所實作故殆不知有所憂懼則不得其正詎不可憫乎近覺天人相與之際至親切夫子有云天地之性人爲貴又云人者天地之德又云人者天地之心天性至誠天心至靈天德至精惟人也全受所付付畀之重必須與天爲一然後可盡其理嗚呼人可以喪天心滅天性而悖天

德乎聖人踐形盡性窮神知化乃所以順降衷之天也魯論計已卒業殿以何書必將四子輪流通念則自應會得希天之真諦也心與氣質之辨前冬書中略已說及盖有形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故黃勉齋以形氣神理四者蔽天地萬物求諸人身推諸草木禽獸莫不皆然也以形視氣則形粗而氣精以氣視神則氣粗而神精以神視理則縱無精粗之殊亦有道器之別亦不可混而無分也夫形者形質妍醜長短一定而不可易氣者氣質清濁粹駁有萬不齊而用功則變化神者心也至虛至靈幾與理

無間理者性也純善無妄故性資于心心配于性爲氣之本而爲形之主焉此其大略也然於是焉見得則心與氣質之辨自應了然心目之間也蓉湖金台德安已作泉下人其文學操守非斯世所有者悼惜罔諭賢者亦嘗親好計應均茲盡傷也

答韓運聖 壬寅三月

貴寓之隣近尤翁祠屋用寓羹墻之慕云者言足聽聞尤翁之學專出於鄒閩故於其理慾之分淑慝之辨皆一刀兩段無毫髮依違所以爲壁立萬仞也賢者方讀孟朱書故興感於尤翁者乃爾耶幸毋爲風

氣之所困毋被衆楚之所咻實心誦法爲一路倡不
勝厚冀耳
學半之後計應慥慥可能因材而篤不弛其勞否凡
教人必要盡人之材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
皆凌節躐等不當其可而施之安能盡人之材乎惟
聖哲教人隨材施教各當其可如庖丁解牛洞見間
隙目無全牛方能盡人之材而各有成就幸體斯義
專致指引一事陶鑄一方人物如何如何是乃以百
年有涯之生懷千載無疆之憂可但爲一己之四益
哉千萬勉旃

答韓運聖

丙午建陽日

三餘功課見在程書云令人醒神近世儒者舍程書
而讀朱書不知紫陽道理之所自出今賢者乃能從
流溯源可謂知所先務也兩程夫子所論人物五常
不惟曰居其一而有其四而已有云凡有血氣之類
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又曰物則不推人則能推
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
是爲人物同稟五常之證而弁髦斯訓者直是執拗
也蓋五常非別件物事卽五行之理也五行闕一生
物不得詎有稟其氣而不稟其理者哉以故朱先生

於中庸自天命之性至修道之教通人物釋之方與下文盡己之性以至盡人物之性相契故以禮樂刑政釋品節亦通人物而言也惟賢者可以語此故聊復云爾不必屑屑為不知者道也

立軒二字力疾染紙用副勤意而恐靡足為高堂巨牘也須以敬義立而德不孤為其義諦而馴致與天地參立用盡人道方可謂住此知非少丈夫也

與韓運聖 丙午長至日

寒威戒嚴居止比吉聞客冬以不入偃室之故逢怒不少云能知自守而無在己徇人之私則一也而或

舉似於聖師或積憾而不釋古今人同不同若斯其相懸乎今而後當廢邑試耶持身以子羽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夏為文五與為文五地主者願之三餘見課在何書能不為學半役妨奪否功莫京於作成人人才罪莫重於楷喪人物亟體斯義益慥慥乎四益之功俾東京蒙士不失其趨向至矣

答韓運聖 丙午閏月少旬

承諭困於擊蒙至發喉熱可認其苦心極力不勝贊歎以純一未發之蒙而盡養正作聖之功者時不可

踰而幾不可失此君子所以果行育德也賢者必自任師道長善救失嘉善而矜不能收成已成物之功如何如何至若闕廓之論恐非時措之宜其不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乎孔子嘗云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以常人之情責人則重責己則輕學者當治在己之過惡方自日夜點檢若或有絲髮不盡善處則歉然自以爲不足豈有閑暇工夫點檢他人過失乎一箇身心已不勝其可憂何設淫邪遁之可患哉內修外攘如直內方外而苟專於內修則不期攘而自攘如賢者只宜以忠信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誠

爲實修業處已矣世間多少簧舌亦當籠水我耳也

與韓運聖

丁未八月

名登剡章是可驗一鄉輿誦而在吾人自昭明德分上亦靡足重輕而恐有乖於道隱無名之雅躅也多少示謙承悉反躬發省爲之贊歎末路滔滔名檢掃地不知理義之悅心徒事旒蠟之飾貌其異乎塗澤而倚市門者幾希而賢者則痛懲斯弊敦實務本區區所以非比餘子尋常之愛也幸益擔夯一息不少懈一言一動不少苟若是則所養者可以擴充於日用常行之間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則馴致超凡入聖

苟或致知而不能力行存養而不能克治則平日所窮之理殆欠安頓操存涵養亦無所用斯爲學者之所識誠也文質相須不可相少誠若來諭必須白賁無咎黃萬元吉然後方做彬彬之君子而亦宜居其實不可居其華始可云常德乃足復歸於樸也千萬勉旃終做先進之禮樂不勝其厚冀耳紙末稱謂之或名或否祇宜信筆不須用一切法也朱呂之所施于蔡潘者皆待以朋友我何爲獨不然哉

答韓運聖

戊申二月

祠院之弊靡有紀極故三淵金先生詩云退陶初創

白雲祠活國新民謂枉斯酒肉淋漓絃誦絕滔滔流弊後人知在淵翁世尚云乃爾况今日乎尤翁俎豆之所幾遍八路院儒輩藉重侵陵恣欲自快玷累我老先生者往往有不忍言者英陽雲谷祠卽其一也今茲德林事亦不見是圖也信能尊信尤翁則當讀其書求其心何必尸祝然後乃可也權敬叔書中於尤翁有父母神明之稱其不出於陽浮慕可知也於德林事何可可否於其間哉見安東士友書則以德林儒論謂是不可已者而以敬叔爲參涉於橫議俾我痛斥毋致貽羞於先正見笑於異趣云此亦見瞞

於德儒而云爾然在敬叔分上祇合潛靖自守與人無相干涉斯爲安身立命曷可爲人口吻上軟物乎此意說與敬叔賢者亦宜加勉俾吾黨之士守約修拙用安素履不勝其厚幸耳

答韓運聖 己酉臘三日

天崩地坼勸百姓之如喪 聖作物覩賀重華之協帝恨莫參對說與此懷陽月惠詮閱三朔而至不以其出之久而少其慰也仍諦利稅衡字與居冲裕險阻艱難靡極不至而能保靈襟太和可認定力攸致也盛課尙不移思傳必以千周萬遍爲度川流木葉

盡成中庸字母教旅軒專美如何如何中庸首章戒懼慎獨卽大學誠意正心工夫似若無格致之意然章首分明指出道體正欲學者言下領會雖不言知而知在其中矣末章復就下學立心之始說起卻少知字不得所以說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近自微皆言其本體也性也遠風顯皆言其發用也道也知此則可見其內外本末初無二理戒懼慎獨方有着力故曰可與入道大學所謂知至而意誠心正其致一也羅整庵說得斯義真正故爲賢者誦之且親切身心中庸有勝於大學靡敢謂下學處少也神

理妙合無間而自有道器之分而金穉章認心神爲形而上之道者恐未分曉於道器之別也道難明而易晦自謂志學者又多自執己見安於速成然於大原分上不可毫釐差者其爲亡羊一也彌覺師友講貫虛心求益不可忽也人心如火遇木卽焚遇事卽應惟於人世萬理及一切好樂見得真切則此心亦自然不動而所謂持守亦易爲力而往往爲先入之言所誤是爲可戒也權敬叔志氣骯髒能挺身歸正正其趨向向後造就殆不可量詎料今日不淑耶念之心折不忍泚筆其孤可能克家否爲之作成不向

別處走了卽賢者責勉旃勉旃

答安永集

善膺○癸卯五月

充幅垂諭可認言行相顧慥慥不已之意舉世何人可能真切向道乃爾乎哉將和粹而忽近流蕩欲持守而旋失拘束有時開豁而難覓所着間要虛靜而遽或恟怳云者咸出於反躬踐實虛心觀理而說盡強此艱彼扶東倒西之病知得如此是病卽傻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閒說話斯義也紫陽老子說與拙擊故爲賢者願之盛業曾論間已卒業否當作畢生家計不可以數

歲間究竟也聖學十圖亦不住鑽研否茲爲退翁真詮幸亟留神益復玩索毋徒取義理名目如何如何夫理者何也天也善則祥不善則殃者也天者何也心也善則安不善則不安者也天下有爲不善而安焉者非其爲說以自解必其習之久而不覺也君子之爲善循理也畏天也求自慊其心也自然而不容己也其要專在於劬書研理罔以有得於章句訓詁而自足惟久大之是圖焉

答安永集

甲辰復月

凡服有正服降服之別降服重於正服正服則不稅

降服則必稅曾子云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其可乎此言正服降服皆當追服也小功旣稅則總可知也鄭玄以爲大功以上則追服小功則不追服此所謂以義斷恩而曾子則以終無服爲疑是主於恩而從厚也當以曾子說爲正
僂覽還家之云卽以自他所歸葬者言非以出柩還家爲一層節也若出柩而無所停喪則還安故宅趨葬期遷于新兆恐叶事宜若以經過舊居而故爲留連則恐非有進無退之義也

答安永集

戊申二月

續事間已克襄有忤於孝心否改葬較始葬尤極難
慎故除非萬不獲已則未可議到每誦三淵詩蓋棺
猶有事難知子大孫多被掘移生存華屋安身久死
作飄蓬豈不悲不勝其瞿瞿也研經講禮如輪翼之
不可廢一然必須先經而後禮可得其本而不歸於
儀文度數之末也

與沈宜德

君憲○乙未閏月

屏居窮湖漠與世遠猥服不鄙荐屈巾屨清議各論
喚醒心目是豈塞兌息影者所易得哉以感以慰非
直以遂識荆之願也乍晴旋雨人穀俱痒即俟待度

罔愆盛業計應如不及猶恐失慥慥孜孜弗篤弗措
可能許君親見晦翁來否宇宙間萬事萬理待朱子
而整頓得盡昔人有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愚
嘗足之云又不生仲晦亦終於長夜已矣今焉賢澤
寢湮異言害正聖路日陷於榛蕪每不勝作九京之
頽也本朝羣儒舉憲章考亭而苟論其專門之功則
退溪與尤翁是已尤翁一遵其丈尺爛用其名理故
其所以化今與傳後者可以建天地懸日星座下之
專治朱書克契華陽真諦苟作畢生家計則不翅終
身儘多區區之所贊頌也義利之辨即儒者第一義

孟朱二子於是焉一刀兩段如分黑白直字爲其節度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者卽以此也是爲尤翁之單傳密付而受用不盡吾輩所願學其不在茲乎講錄刊譜三冊謹茲呈覽伏幸視至所謂講錄出自退溪門下而李裁李象靖諸人之所刊補者也嶺儒文字中頗精允而惜其止於節要也李裁亦嘗釋大奎全部如尤翁劄疑之例而直是潦率草本不可但以未成書言也專門朱書者當鑽研其妙道精義不必屑屑於名物度數也殿尤翁而爲劄疑者不知爲幾人也註釋多門易失本旨或資考證不復鉤賸末

流之弊未易一二言也且朱書已是六經之註脚而又復致力於註脚之註脚則將何以用志不分乃疑於神乎吾黨之士宜審此意也

答沈宜德

丙申五月

嵇康王儀俱以曹魏臣被戮於司馬昭嵇紹王裒不仕於晉是乃天理所當然耳裒則畢生自廢而紹出而事讎卽王裒之罪人也溫公云苟無蕩陰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譏朱先生非之曰蕩陰之忠不相贖事讎之過不知君子之譏初不可免斯爲不易之定論也盖有罪伏法如絲則禹之事舜宐也然亦有不

離君而自靖其身者若無罪見殺則亦何忍立其人
之朝乎苟蒙其君真心悟悔幽冤畢伸則亦或有進
身之道而終非義之正也司馬炎篡逆也爲士者義
不當服事况魏之舊臣乎又况爲嵇叔夜之子者乎
殉國之忠不足以掩事離之罪惜乎嵇延祖之得於
忠而失於孝也既失於孝則難許以得於忠也王祥
孝通神明而以魏之三老爲晉佐命若不知事二姓
之爲失節如此者得於孝而失於忠也既失於忠則
孝乃死孝也羊叔子杜元凱固一代之偉人而亦不
恥爲司馬炎親臣元凱自謂癡於春秋未知所講者

何義耶昨承諭王嵇兩人出處有若差殊觀者故謹
控警見雅意以爲如何

答沈宜德

丙申

司馬昭染指曹鼎垂涎三世竟敢篡奪而極矣爲魏
臣民者當仗義討賊如田丘儉文欽諸葛誕之爲是
乃天經人彝之所不容已者况如王偉元嵇延祖有
不反兵之義者乎然形格勢禁不能爲力則惟有沒
齒自靖矢不共戴一天而已王偉元所處得正無容
議到至若嵇延祖忘家國之同仇事篡弑之劇賊者
固難免法義之誅不可以死事而贖其罪在餘人則

謂之忠在嵇紹則不免爲所薄者厚盛諡無復改評也嵇叔夜雖自放於繩墨之外而非薄湯武至欲助毋丘儉則其所自立可謂確然而其子之失身乃爾課忠責孝不勝其憤恨也山巨源以曹氏舊臣又薦引嵇紹自誤而誤人致使三綱九法掃地而盡者卽竹林風氣之所俾然耳

羊祜仕魏爲中書侍郎以高貴鄉公在位不願爲侍臣求出補吏杜預亦爲司馬昭之壻與賈充同定魏之律令二子者俱歷事魏晉特不助成成濟輩弒逆而已所謂曹氏故臣皆委質於司馬炎固靡足誅而

惟此二子佼佼於其間故有此責備之論耳孔子之春秋用之於誅亂賊元凱之春秋用之於佐亂賊古今枉讀春秋者奚但元凱一人哉信乎箋註之無益於正經也

士有出與處而已出則有爲處則有守以匹夫之行藏占世教之污隆苟或蹉跌舉平生而棄之正晦翁所謂非直道不行於今日亦無望於後世以故不惟君擇臣臣亦擇君篡竊者雖致敬盡禮爲士者誰可出爲其用乎如馮道之身事五姓卽是狗彘不若雖不至如馮道之孔惡義不當舍舊從新五姓二姓其

為失節則一也開國正大如兩漢 皇明然後始可
議到需時而必須待其招而往待其問而告未可輕
其道以自售如王仲淹也彼沾體塗足不失清濁者
固靡足以擬倫至若韞櫝藏器遵晦自重之士詎可
以不經事前朝而進取於非義革命之世哉如此者
縱非失節是亦失身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君子所宜
兢兢也四海一家天下一君君臣之義若無所逃而
苟非其時則隱居求志不喪所守以致採西山路東
海乃是面前道理也後世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
以故或不識逆順之大分華夷之大閑墮落坑坎者

踵相尋焉詎非可戒哉在尺者未有能直尋終於在
而已善利之辨所以為儒者第一義也

與沈宜德 甲辰陽月

盛課周禮不住研繹否其為書也廣大精密蒼姬制
作盡在其中朱先生每說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是
信至以為周公爛用天理如胡五峯輩謂是王莽與
劉歆撰何物劉歆乃敢為皇王鋪舒乃爾乎哉蓋聖
人之心理一而分殊天下之事萬殊而一本故許多
儀文度數咸從聖人胷中流出是所謂憑天理上裁
制者也是豈如劉子駿役文者之所可擬議哉紹熙

行禮記之見載說郭者及陶庵所述行禮記跋謹茲
呈覽幸留神理會焉陶庵此論卽辛壬義理築底處
洵天壤間有數文字也不克編諸原集爲永世公案
惜哉若使殉國諸賢早已承順代理之命則應無
燔穹之災當時事不計成敗利鈍一直向前當爲卽
爲則豈有是哉累日廷請恐出於慮患太過以致滔
天之禍恐輸一着於餘干之論也朱先生嘗歎趙子
直憂國忘家曰亦可謂忠臣然以宗社大計言之則
亦有未是處不知何以見先帝許其忠者以紹熙行
禮之處變而得正也未是云者以不假侂冑節度一

銜自致衣冠之禍幾陷宗國之亡是乃責賢者備也
陶翁立論亶出於明理知言當爲後世之鑑戒吾黨
之士所宜篤信而持守者也

答朴宗塾

稱升○庚寅閏月

宋禮之陞舅姑三年者有乖不貳斬之義朱先生載
諸家禮者爲其時王之制非謂得禮之正也爲本生
舅姑大功者以不貳降也禮婦從夫服降夫一等夫
服本生父母期則婦服大功宜也曷可比例於陞服
三年而從夫服期乎兄弟之子之婦服夫之伯叔父
母大功則服本生舅姑亦如之此固相準而制服者

也家禮備要壹遵儀禮疇敢低仰於其間哉雖即大功除服後當為之心喪三年此其示異於他大功者耳

喪人之號不見于古禮而本生喪自號喪人則有沙溪定論無容議到狀用頓首用變稽顙之文恐宜除服則當稱心制人頓首二字恐不必改

答朴宗塾 辛卯三月

潛冷學問專務自得非僱耳傭目者之可比而未若質行之醇邦禮議論縱非出於迎合如璵璠之為然終恐不免於以小宗合大宗之嫌非禮之正也不見

取於守經之論者殆以此耳文敬先生所述諡狀祗敘議禮顛尾而已無片言贊美則雖載諸文集固無足以致篤論而諸賢之見刪者豈出於慮患則只當仍舊已矣盛示既刪之後不可遽添云者恐無容更商也

答朴宗塾 辛卯五月

禮禫祭着吉服祭訖着微吉之服服有古今之殊而論者混并為說故携貳而不契甲者曰漆笠青袍黑帶以承祭為吉服祭訖着漆笠白袍白絲帶為微吉之服乙者曰漆笠白袍白帶以承祭為吉服祭訖着

黻布笠帶白直領爲微吉之服兩者爲禮家未決之
案難於適從而祥縞禫織卽禮服之大經不可易者
也織之黑經白緯後世無傳焉以黻色當之則安得
不祭訖服黻用遵古禮乎禫織服色見載于間傳註
疏涑水南溪之主黻者皆權輿於間傳何恤人之疵
毀哉禫月值仲朔則上旬行禫中旬或下旬行禘者
以三年廢祭之餘正祭爲急也間傳禫而織疏曰若
吉祭在禫月猶未純吉士虞記云是月也吉祭而猶
未配註云是月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而猶未
以其祀配則禫之後月乃得復平常據此則雖行禘

踰月而純吉恐爲得禮是所謂踰月其善也

禘事雖是喪畢之祭祭名以吉則當用吉禮卽時祭
之異名也備要亦許受胙而曰并如時祭則設辭曷
可闕乎此與服中時祭不受胙者其義不倫耳

喪大記曰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註曰外無
哭者於門外不哭也內無哭者入門不哭也疏曰練
後三日一哭於次次在中門外謂聖室也至大祥則
不復於外若有吊者則入卽位哭是外無哭者是爲
祥后禫前受吊之證也未禫則未除喪曷可不受吊
乎古者聖室雖在中門之外今則設倚廬於中門之

內而禮無祥后撤廬之文恐當受吊于廬次如未祥之禮至禫而內無哭方始撤廬耳倚廬與靈座處所自殊恐不必并靈座同撤也愚亦禫後撤廬而可幸無悖於古禮否

答朴宗塾 己亥三吉

避禫之道固非可已而得已者然往往動者不免而不動者得免苟能使心作主得定常常喚醒如日方升則亦可勝沴氣若敬之勝百邪也凡係禍福吉凶祇宜一聽於天而已盛示定志如此更覺帖然無事者已自得之矣歿壽不貳修身以俟斯爲究竟法吾

輩所宜交勗也陸務觀詩萬事不容人計較一生都是命安排其言達理故爲更誦之

備要祝式諸傍親皆書告者之屬稱而獨於告嫂祇云某者可認其不書屬稱也夫兄夫弟之云不著于禮故祇書其名歟稱以顯嫂則其爲兄嫂可知若是弟妻當云弟婦某封某氏已矣備要告妻祇云夫某不書姓且先賢集中祭伯叔母文亦不書姓蓋婦人外成故夫黨一視同姓之親不稱已姓也

答朴宗塾 庚子初伏日

別幅俯諭亶出於憂患世教之苦衷夫夫也皆能存

心乃爾則何患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哉吾道與
異端如漢賊之不兩立苟欲明正學當先辨異端不
辨則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辨則可以
熄邪說而正人心於是焉有毫髮之未覩破遺下種
子則害及於生民禍流於後世而卽其彌近理而大
亂真甚相似而絕不同者惟楊墨老佛爲然故孟朱
二子明目張膽若不與之俱生豈苟然哉至若所謂
耶蘇之術直是鬼蜮狐魅幽譎迷誕不可方物弗養
弗享上無君父下無夫婦淫醜瀆亂靡所紀極且挾
幻術投幻藥誘引平民潛吹闇噓日滋月熾將驅人

類盡化爲禽犢自有異端以來所未聞者也最是胡
越同心相聚成黨爲越海招寇開門納國之圖卽是
凶逆劇賊不可但以異端言耳且上天尊嚴而邪徒
輒稱天而藉口邪說惑衆人人得以誅之况矯誣上
天罪不容赦乎爲上天討亂賊詎容虛忽乎座下之
俾愚著書立教扶回如綫之正道斥斷滔天之邪說
者認出於滿腔熱血而竊恐所施非其人耳苟非氣
魄力量可以一葦而抗萬頃者未易及此况尸居視
蔭待盡朝暮如賤子者哉歲首 頌下綸音炳丹青
而嚴鈇鉞如禹鼎照奸莫逃其形庶幾無復遺種餘

擊薪火相傳爲國家患復何贅乎立論哉且內修外攘如直內方外信能清本澄源整頓身心劬書研理倡明道義則洋胡邪術曷敢猖獗乃爾哉世無衛道闢異之君子任其自在至於斯極是亦氣數攸關爲之奈何然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雪見隄故不欲濇與之辨斯乃朱先生闢廓之義諦吾輩所宜誦法者也凡所謂辨者以其在真妄可否之間迷於所由而如耶蘇之徒祇宜草薶而禽獮殄滅無遺類已矣何用累我筆舌哉

與朴宗塾

辛丑二月

邪賊黃嗣永帛書頃晤日賢者要一見故謹茲呈覽覽過可得其狐蠱鬼蜮之許多情狀也午人輩曾以越海招寇構誣尤翁竟欲以號召洋賊開門納國爲其結局豈非洞窟宙所未有之極途大慙乎傳法護神如薪火之相傳將不知有幾箇嗣永暗地講張念之心折

答權翌

敬啟○戊申棗秋

示意認取賢者慕賢之苦衷非不欽歎而先得吾身好方能得天下國家亦好晦翁亦嘗云爾苟能日夜

反躬發省絲髮未盡便歉於心豈有工夫可點檢他人耶怪鬼輩作俑都出於挾雜則與之較絜詎不可羞乎太上不辱身其次不辱先賢俎豆之事幸姑倚閣惟讀尤翁之書求尤翁之心克傳其直字真訣已矣尤翁學問篤信孟朱者繩墨之嚴如壁立萬仞於一已理欲之分當世淑慝之辨一刀兩段無復毫髮依違至九死而靡悔如賢者聞風而作當會得斯義有所奮發而跂及也雜類之假托崇賢冒犯邦禁者適足以自害焉能害人耶關了門閉了戶把截四路頭如朱子攸訓則雖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亦何與我

事耶

答權翌 己酉

賢者既謝絕功令惟有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爲究竟法是所以盡性知命爲極也至若外守如瓶之言內守吾往之氣云者已自得正功夫節度於是焉存內修外攘如直內方外前賢亦嘗云爾苟專於內養則何憂乎外食乎思患豫防括囊无咎是爲安身立命之義諦此聖人所以不譁不伐萬舉而萬全也善乎思玄之賦曰恭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夕惕若厲而省愆兮懼余身之未勅愚嘗三復有味故夏

爲賢者誦之賢者之於華陽老子寔有父母神明之慕固所欽服而必須先得吾身好方能得往哲好若不量事機輕重遽犯手勢於倉黽之徒何異於抱石而揀溺乎尊賢之實惟存乎讀其書傳其心斯乃賢者之所宜定準也

與村民赫

稱三〇壬辰

君旣侍側則尊府恐不當閣梅而賞花恐傷胤子守制之志也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樂推此意也子有喪房中父豈翫花乎以守制者之不宜於踈影暗香之間也幸稟于尊庭梅盃許借鄙所待到君除服而還

之也非爲梅也爲君父子之盡於禮也可能有會否

答尹錫僖

景叔〇辛亥

來諭誠信之說反覆纖悉而下語之際恐有失照檢處蓋曰誠曰信命名雖殊其實一理也若以誠信二字分屬天人則不害爲相對而僂將理氣體用之說強求捏合則似非本意教意以理命道屬之誠心性德屬之信然此六者之中誠無所不包信無所不在則身可偏屬之一邊乎且誠信之分屬自然用力者亦未安誠固是自然而信亦五常之一則亦豈非自然乎末段所謂誠爲中之實而信何以命名云者似

於本旨有所未瑩故云爾然誠爲中之實者卽一誠
渾然萬理咸備之謂也故合言之則誠而已分言之
則五常是已奚可以誠包五常而致疑於信之命名
哉

答尹錫僖 壬子二月

學以持志爲本志帥氣者也志能勝氣則暴厲者漸
變爲和柔寬緩若志不勝氣則到忙迫急促暴厲之
氣復發事過又悔臨事如舊此見變化氣質之難也
蓋克己工夫有斬釘截鐵之意卽是拔去病根而克
伐怨欲一絲不畱矣惟仁者能之是爲賢者願之克

己工夫其要專在劬書研理勉旃勉旃

與洪大億 肅之 ○己亥

間來舉嗣胤否昔有謁黃勉齋而自誇其善筭數命
者勉齋曰吾亦有筭數書所謂惠迪吉從逆凶作善
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傳所謂言悖而出者亦
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筭亘古今不差豈
不優於子之算乎此意真切彌勉在我之道聽天所
命如何如何人生咸有定分祇當守丘墓保田里力
農以奉公上謹身以訓家衆旣善其生又善其死是
爲賢者願之

答朴頤休

君養○辛丑二月

月院三先生位次因高峯先生後人見叩以既主序齒仍舊無改之意供答矣奇大雅更舉坡山書院賓主對享之例而見問故愚亦以既有往例則尚年齒序賓主并行不悖情禮俱安且援古者分庭相抗之義而復之矣今承俯教沙溪先生并享于高峯先生東位之次慎獨齋先生配享于東壁下則縱欲用主人之禮居高峯于東序西向待對相抗之位將何以處兩金先生乎慎齋非并享乃配享則不可與沙翁比列也審矣卽此一節非可通變者壹遵諸老先生

已定之位數百年來已行之例是爲寡過也愚於沙慎兩賢位次罔及細究故於坡院已例可據之論靡所攬貳者極涉率爾而亦何嘗有適莫於其間哉隨問而應之故不容不爾然鄭重難慎不敢質言每以行之既久久則難變爲義諦矣卽盛諭更爲入息沙翁既是追享則雖不當與高峯同處主人之位慎齋既是配享而不當與沙翁并列則到今曷可移易乎是所謂議論不敢復到者也奇門諸賢雖以爲先之誠引用他院之例而若見得及此則亦應相悅而解也幸諦斯義由舊不愆莫以鄙說爲口實不勝其厚

翼也

答朴頤休 庚戌九月

卽茲瓊翰颺風而墜病枕承擎不翅聞蓬瀛消息第
審間罹推遠之憾爲之悲係已易時月秋序垂暮夏
諗服候貞嵒兔園歲登可能喫大椀不飪否承諭以
牯亡之心地偏駁之氣質無計變化愧悚不已愧悚
二字乃是俯仰無忤之基本也仲由天資剛果勇於
自修人告有過則喜聞而改之故夫子許以升堂孟
子稱之并諸舜禹令名無窮夫過之害德猶病之害
身有過而得人規之則可改猶疾而得醫藥之則可

瘳也賢者見得及此不勝贊歎思庵先生文集重雕
一事亶出於賢者苦血而形格勢禁尚欠就緒悶念
切切幸倡起一路士林必圖所以爲力俾無不承權
輿之歎也俞友許亦當說與此意也朱子云陽氣發
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夏爲賢者誦之

答俞璧柱 李麟○庚戌四月

盛業思傳不住鑽研否是書也首言戒懼慎獨次言
知仁勇終之以誠括盡千古聖賢教人之義諦而發
明道體無復餘蘊可以盡易之理所以要與天爲一
而後吾事可了也單舉戒懼則通動靜而言兼舉慎

獨則戒懼屬靜慎獨屬動致中和註對待說亦可見也慎獨之慎本諸戒慎之慎是可驗靜爲動之本也信能收功於存養省察則自應默契於動靜體用之妙也勉旃勉旃
問政章仁義禮智咸有來歷如仁字從修道上說出義字從仁字上說出而仁之有義如陽之有陰此有朱子說可考也節文斯二者爲禮故繼之以禮承上親親尊賢之義說出知人字而因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又申之以知天仁義禮智四者於是焉備矣來示所云不可以不知天該說智底者已得之也

答金升奎

仲允○壬子

承諭以早未講於節則又焚奪於習俗恐乎貽禮家之譏居憂而必要盡禮如哀侍者寥寥爲之歛挹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反本而隨其末故也此孔聖所以大林放之問也反本之道存乎嚴內外之別幸益兢兢於不服闇之義不勝其厚冀也千萬加勗不諭大閑申望申望於是焉闕略則雖廬墓蔬食皆僞也斯爲人鬼關頭故屢言而不一言耳

與李在慶

子善○丁亥閏月

近見做科文者舉皆蓬頭突鬢袒裼裸裎終日戲謔
不少拘檢若是者雖驅馳屈宋鞭撻揚馬驟轆三光
雕鏤萬化祇足以壞心術害世教已矣所謂舉業其
事雖小不專意則不工亦豈荒嬉無度而可成者乎
聞左右雖在白戰之場能整飭衣冠攝以威儀云真
不負所望嘉歎罔已然區區所期仰非直在此奮發
志氣磨礪精神自勗以第一等十分道理毋徒做心
地恬愉靡所怵迫底一良舉子如何如何

答李在慶

丁亥八月

問喪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

曰童子不總惟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
矣註曰當室則杖而免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玉
藻曰童子聽事不麻孫惠蔚曰聽事則不麻知不聽
事麻矣如使童子本自無麻禮腰首聽與不聽俱關
兩經惟舉無麻足明不備豈得言聽事則不麻乎以
此言之有經明矣且經者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
也詎有冠童之別哉孝巾屈冠雖不當加首經則恐
不可已也若未及成服遵沙翁說不害爲寡過之道
如已成服遵古禮仍加首經恐宜
祖父母服正統期也程朱皆不許赴舉至若傷期已

葬似赴舉而晉楊旌伯母服未除而應孝廉舉時議
紛紜古人之以服中應舉爲重也如此禮大功未葬
不可行冠昏况應舉乎大功之未始許冠娶則葬而
後應舉恐宜姊妹之服降期而爲大功則不可比例
於他大功尤不宜未葬而赴舉也

答李在慶

大學爲人而設故序文專言人而不言物或問則推
說造化發育之原故并舉人物之生意各有攸當而
南塘以此序之專以生民而言謂仁義禮智本然之
性萬物不能與人同得者又可見矣又曰明德註人

之所得乎天只言人而不言物者其意與此同

塘說止此

大學人道也豈物之所能與者哉援此爲物不具五
常之證無已苟乎真若南塘說或問所云人物之生
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五常之性者將如何區
處乎均出於朱子而入主出奴驅率而從已竊爲斯
翁悶絕也

知有知覺知識兩義知識從知覺而出而因立言之
地頭有虛實之不同然非有二也補亡章中六知字
皆以知識而言小註朱子說亦然非記錄之差也致
知卽知識之知故大學中凡言知字皆當以知識之

知看

答李在慶 丁亥十月

承諭以涵養本原之不免間斷爲憂可謂知所先務矣從古聖賢咸以心地爲本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故曰不存養只是說話是爲學者所宜憧憧也至若提撕警省則反成紛擾云者是亦通患以心是活物而不可強把捉也以故先儒以平平存在略略收拾爲操存之節度一此爲則靡所忘助未發而不昏昧已發而不放縱則馴致于緝熙敬止自然而然者也夫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不能盡

得心二者相須而互濟闕一則德不成而道不凝惟子善勗哉

答李在慶 戊子六月

王制曰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註曰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疏曰左傳大夫言三月士言踰月此總云三月而葬者記者以降二爲次故總云三月左傳細言其別故云大夫三月士踰月其實大夫除死月爲三月士數死月爲三月政是踰越一月故云踰月據此則所謂士踰月葬者數死月則爲三月而踰一月故曰踰月今人不解斯義以死之

禮記卷之三十一
月恐宐得正
翌月爲臘月而葬恐失三月之喪一時之義也士虞
記及檀弓家禮備要并無大夫士之別而皆三月而
葬若不滿三月者報葬也今纔易月而葬莫無渴葬
之嫌乎事勢所拘若難停喪姑出殯於墓所以待禮
月恐宐得正

答李在慶

婦人之笄卽男子之冠也以故小記云男子免而婦
人髻是謂男子去冠而免則婦人去笄而髻也齊衰
以下始喪不去笄者至小斂而去之矣書儀引檀弓
榛以爲笄之文爲小斂髻而笄之證然據喪服經及

註齊衰以上婦人之髻至成服着笄而猶不改則檀
弓髻笄亦據成服後而言也家禮襲書儀故乃爾當
從古禮

先儒於族弟姪之喪不拜不施於死者可施於生乎
受親戚卑幼之吊者哭而已矣

飲食所以交神而最重灌鬯者氣臭相感自有難形
之妙也醋者酒之流而其氣味孚格有過於酒者以
故古人祭必用醋家禮備要之所同載遵用無疑
邪諱俗忌君子之所不道也惟婦言是聽而至於廢
祭者如禮何痘是瘡腫故患其不潔而停薦者有之

是則似然而至闕象生之饋或行矣而不焚香不舉
哀其爲痘神地則至矣獨不念先靈之赫臨乎所謂
痘神降罰竈下老婢之言也痘豈有神乎縱其有者
疾痛慘怛當呼父母仰冀冥隲可忍媚外神而簡於
先靈乎頤庵所歎昧求於本而致曲於末者豈不信
哉
凡稅服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若限內聞喪則追全
服而今者繼后子爲所後父之生父當追服大功然
未出繼之前旣以本服服總總服已盡詎可更服大
功乎先儒定論無服殘月之制恐不當稅服

玉藻云縞冠素紕旣祥之冠間傳云大祥縞素麻衣
釋之者以縞爲白獨詩縞冠註誤引間傳註而云黑
經白緯曰縞朱先生未及照檢載諸集傳家禮之以
黶色爲祥服者蓋出於此栗沙兩先生皆以黑白雜
色爲祥服者是乃一字不明之害也任鹿門著說分
曉可知黑經白緯者織也非縞也縞爲祥服旣是古
禮則未可以有違於家禮備要而不從也况有五禮
儀及丘儀之得禮之正者乎

南溪雖引中林中達之中爲祥月行禫之證獨不念
喪服小記中一而祔及學記中年考校之中皆以中

爲間乎鄭康成以爲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父在爲母爲妻十三月禫十五月禫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乎斯言明白可破王肅諸說之差也惟禫值仲朔則遵士虞記是月吉祭之文上旬行禫中下旬舉禘而猶未配焉况祥禫可以同月乎

答李在慶

庚寅八月

示謙縷縷仰悉向道苦情至欲洗滌心源從事於持敬觀理一以橫渠四語爲準信能以此立志則所任至大而不安於小成所存至公而不苟於近用其於進德居業何有哉然說話易實作難苟不固發強剛

毅恐不逮事者其孰能與此哉昔貞庵往拜寒泉翁使學子詣貞庵卧所大聲誦橫渠四語蓋慮其立心未大丁寧警誨乃爾哀侍所發願其有聞於斯義否幸益擔夯以斯文爲己任俾吾道之傳不至殄絕是所望于哀侍也欲收功於四爲當施力於六有蓋先立標準則易致好高躡等之患此顏子所以不於高堅瞻忽處下工必就博文約禮上進步也張子四語固學者所當自任而或恐過自標致易至志大心勞力小任重不濟事而卒無得也勉不足而認有餘可無偏倚之病是爲隨證施藥也

并服曾祖祖兩喪承重者未葬當服祖喪斬衰卽斬
衰未葬不敢變服之義也既葬當服曾祖練衰卽所
謂常持重服是亦統尊之義也

答李在慶

壬辰元月

華夷之分若乾坤定而貴賤位故雖以元清之入主
中國混一區宇者不可與正統律以邪正則邪而已
律以偏正則偏而已下正字不得蓋其處於人與禽
獸之間不可擬倫於秦晉隋唐也雖強如苻堅盛如
德光不可與之以中國之禮方遜志之論無容改評
遜志瓊山俱懲蒙古之變爲天下生民慮萬世不可

易者也秉史筆者當處之以無統某年之下徬註分
書凡所當書者皆不得與中國之正統者比是爲得
正亦使夷狄知春秋之義正統之嚴消弭其僥倖覬
覦之心方可謂憂患世道詎可以天下爲一而許以
正統乎晦翁所云只天下爲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
僂是正統者卽以秦晉隋唐而云爾非指夷狄也秦
晉隋唐雖非邪正之正猶爲偏正之正至若元清兩
虜盜竊神州據所非據薙天下之髮左天下之袵驅
堯舜三代之民於腥羶之中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
所共誅也豈容以進於中國而中國之乎前儒曰率

天下而歸夷狄者許衡也率萬世而歸夷狄者尊衡者也罪許衡失身尚云乃爾矧正統乎是爲淵翁正見之累恐不可從

靜中萬理咸具所云冲漠無朕形容其寂然不動底境界然則謂之專屬靜可也靜以含動體卽存用故曰未應不是先己應不是後然則謂之通動靜亦可卽所謂體用一原也上兩節主體下兩節兼體用俱不悖程子之指也

甘雖屬土之說竊村鄭公不知五性之統具於一心必要分屬於五臟故尤翁辨其說之局滯而已未必以此爲人物五常異同之辨而南塘每引之爲物不稟五常之證屏溪又載諸華陽廟碑恐乖尤翁本旨未知如何

與趙中植 時仲○戊子九月

昨教論語慎終追遠之義考農庵答金道以書有曰集註主常人而言父母之喪哀痛之心人孰無之而但其平日察理未精則死生存亡之際或不能不貳視者亦常人之所不免非必大惡不孝而後然也農巖此說謂非指喪而言者恐欠細究也伊川以慎終追

遠謂不止謂喪祭者是則推說也曾子本意專主喪祭故朱子只釋以喪祭當從禮誠二字看取不可忽不可忘之意而推之於日用事爲何往而不盡其誠禮乎然不可認農巖爲推說也未知意下如何兪著庵文章專學馬韓爍爍有光焰近世無此作也此翁素日摩挲自著一部而曰是爲吾平生精力之所在有老宿傳授無人中夜痛哭底意每爲之心惻通園公種學績文以蓄其有而局於無年不少槩見爲志士之恨零金片羽尤不可以無傳今焉兩世遺書付托得所如太史書之於揚子幼祖述宣布不應俾古人專美斯爲時仲之責也

答趙中植 己丑三月

魯論不住課授而朱書因之參看乎賢者曾聞金河西先生之詩乎有曰天地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真賢者方讀孔朱之書學孔朱之道可能會得真字否真是無極之真之真也三淵先生嘗贊歎此真字曰世界之方圓橫豎咸歸位分物色之黑白朱紫莫相混淆萬僞伏息一實充塞若是而稱之曰孔子後一人未爲過也朱子之所以爲朱子者真而已願賢者勉心地之真實趨門路之真正則孔朱可學而

至至與不至由真與不真耳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千萬加勗任重而道遠用副老婆真慈如何如何繼配之祭前配禮無所見立后前其不可改題則無屬稱之可言祇宜單酌無祝罔闕忌日之薦已矣論語一書如唐虞氣象孟子一書如湯武氣象亦能會得斯義否西江風浪無與時仲身計立志益固豎脚益牢博而有要約而不孤高而不淪於空幻卑而不溺於見聞了得此一大事如何如何

答趙中植

庚寅二月

俯示詩什攬篋迭唱宮商互宣可認同堂之湛樂屢

回諷詠牙頰生香自不覺沉痾之脫然也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杜子美亦嘗云爾而詩又小技中小技非可以役心者也朱先生亦云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如座下專心求道者寧或乃爾而亦當爲先事之慮也老洲函丈平生不作詩卽程叔子不作閒言語之義也詎非座下師法中一事乎亦不宐終身廢詩若至真意溢發陶寫性靈又與尋常撚髭者不侔是則惟在隨時遇境裁量而處之耳

古者父兄在謫子弟赴舉如松江荐棘江界而畸庵

大闡或以子孫科名而致父祖蒙放往往而然然今也則不可爲也至若子弟以微管薄竄則爲父兄者無廢舉之義罪名輕歇者不貽累於父兄故也

答李膺信

孝善

臣民所以處 儲君之喪者雖與大喪有間卒哭前恐不宐備禮行祭公除後忌墓祭略設朔望參俗節比忌祭爲吉是則當廢待卒哭并舉恐宜綿布樸素士庶之於方喪恐無不可服之義况冬綿夏麻是爲因時之宜乎

繼后者承嫡者之婦當祔於祖舅之元配蓋舅雖被

養於繼母有養育之情爲人后者本主於義義當奪

情也朱子答人問曰適婦

承嫡者之婦

祔於妾祖姑誠似

未安然舍此杜撰不得既承嫡則服生母以庶母庶母雖是親者曷敢處所祔之位乎朱子說恐難遵祇當祔于嫡祖姑而亦以元配也

爲人後者出入所着蔽陽子所以別於方笠也近俗或混着方笠是豈別嫌明微之義哉

凡以私恩服者不於其身受恩者不服無推及於妻子之義則爲夫之收養者與父母收養者恐當無服李草廬以爲師服三年而妻無服亦何以異此云者

恐得精義沙翁許從夫服恐欠絕施服之義恐難遵也若以全然無事爲未安從尤翁說服同襲總恐爲得正

禮無服不再降之文惟兩男各爲人後及兩女各出嫁者不再降而已昆弟姊妹一體也未忍其服輕而趨於薄故不再降也出繼者固已降服降服者又爲出繼降而又降幾乎無服故尤翁嘗云出繼子孫復出繼爲其父生家亦不再降是爲從厚之論無關二統之嫌當遵無疑也至若婦從夫服降夫一等只是統論也爲夫伯叔父母大功卽是本服出繼則當服

小功乃一降也非再降也其夫旣服大功其妻同服大功則惡在其爲降夫一等哉

儀禮雖輕服無去負版衰辟之文鄭註雖有衰版辟領孝子哀戚之云此特舉其重者也喪服記首以凡衰統五服而言負適衰則其五服皆有可知况衰所以通名斬衰以至錫衰疑衰者則何得去之推此而可見負適也續通解疑其於旁親皆不用而家禮附註楊氏以爲朱子後來議論之定者然恐當斷以喪服記已矣齊衰有三年杖期不杖期之別而統謂之齊衰無所區別家禮至大功條始云無負版衰辟領

則期服之不去負版衰辟可知已非直期服爲高祖
三月曾祖五月同是齊衰故不去祇當以家禮爲正
楊氏說恐不可從耳

儀禮喪服不杖期條曰爲衆子註曰妾子女子在室
亦如之以故備要五服圖亦不區別男女而統舉於
衆子之中圖上方圖云姑姊妹女及孫女在室或已
嫁被出而歸服并與男子同則其本服期而出嫁降
可知也喪服兄弟之子與已子同服期檀弓曰喪服
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所謂引進者是牽
引進之同于已子也古人於兄弟之子直稱父子如

疏廣蔡邕之所云爾也自晉以來始有叔姪之稱然
服則猶同一期制也婦從夫服降夫一等而爲夫之
兄弟之子女孫曾則無降是爲相報亦引同已子之
義也

同宮之喪雖則廢祭晨謁無可廢之義以其與祭祀
不同故初無齊戒也雖期功之憾成服後當行無疑

答盧龍奎

祭兼○己酉

誠意之後雖無大段病痛而尚有偏繫之病大段之
病著而易治偏繫之病微而難治故朱夫子釋誠意
必曰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論正修則曰大槩差錯

處茲爲喫緊而發者蓋意識自無爲惡之事而惟其
意實而心本虛故惡念已退而未必無浮念浮念雖
去而未必無偏病則心與物接而人情之難制者有
四身與事接而人情之易偏者有五以若程朱之誠
力見澶州之梁柱而克戒此心之走作聽同安之鍾
聲而發歎此心之已亡則奚恃誠意之工夫而不察
四有五辟之病哉及夫格致屬知誠意屬行而分別
知行故上不連於致知功用廣大非特爲正心之要
故下不屬於正心先儒之說已有定論

易有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極只

一理也生兩儀則這箇太極在兩儀上生四象則這
箇太極在四象中推之萬事莫不皆然而正所謂萬
殊之原於一本一本之散於萬殊者子貢穎悟自知
識上入道曾子純誠自踐履上入道而各引其才教
亦多術則聖人一貫本不可分知行但向人易曉處
告之各有塗轍

隱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也人之爲惡著於
事爲則易見在心則難知而脩隱一言樊遲獨問則
其爲已之工益加切而自別於崇德之徒問而已曷
可無善哉之稱

卷之六
天地無爲而成化人事有爲而成功授時之政主於人事故一歲之首惟人統最得其中正者人生時形體有異而不敢褻所以嚴截內外而有別死後精氣無間而有所合故合窆同几斯義也已見於祭統鋪筵同几疏

答嚴星茂

時中○戊申二月

大學經一章卽孔子之言故首三節與論語首章三節義諦一也學習爲明明德之事朋來爲新民之事不知不愠爲止至善而誠正修齊摠在裏許何必分屬誠正於曾子三省之下乎爲人謀之人統親疎而

云爾况愛衆而親仁則亦當從親愛始也况言曰人親愛曰朋友朋友與人非有二也

方喪縞素之中曷可着墨巾乎用布作素冠如濂溪程子冠之類恐宐有官者駿宥非禮也何可取法乎國恤練祥日當不肉自從祥后每值諱辰亦合行素

答朴鼎鎮

景玉○癸巳陽月

居喪之實不存乎毀瘠爲病柴骨變心惟踐形惟肖以底順寧是爲純孝讀禮研經爲其節度哀苦澹泊之中靡他外諤則計應專致於功課倚闕鉛槧宿好亟思先立其大丕宜丕宜纍然憂服不宜治功令之

業嫌近於媒榮也吾師近齋朴先生喪配不令胤子
習舉業或曰詩賦則固非喪人所作如科體疑義時
習何妨先生終不許曰喪人豈可作科文乎是爲守
經之論不可易者也尊門自有正學淵源克續厥緒
用振厥世是非哀侍一重擔負乎才氣高妙如哀侍
者世不常有以故所期望者彌重幸諦斯義益慙慙
乎繼述所樹立卓爾則文獻先先生其不曰余有後
克篤課爲罪上添罪其言真切非苟然者也若知其
病而欲去之則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晦翁
亦嘗云爾勿倚靠他人勿等待後時當爲卽爲爲究
竟法卽今便要去做去斷以不疑需者事之賊惟哀侍
欽念哉

與朴鼎鎮 甲午四月

敦孝錄禮疑類輯兩部書相爲表裏卽維持世教之
丈尺非直爲尊門之青氈然爲文獻公後人者尤宜
誦法是爲爲人之本於是焉求之則可以得本心之
全德非直爲喪致其哀而已惟哀侍勗哉饋奠餘暇
應不住估畢可能常若不足不臨深以爲高否善乎
涑水翁之言曰道如山愈深而愈高道如路愈行而

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哀侍亦應三復而興感也

答朴亨求

元吉○庚戌

盛業經以息傳緯以朱書有足聽聞不勝贊歎信能鑽研名理體貼身心則何患茅塞而牯亡如來示云爾乎泰山雖高累一簣而可進北溟雖闊抗一葦而可涉聖門雖遠積一步而可致惟在爲力之如何耳學之難明也久矣其用極天地而其端不越乎動靜語默之間識其端則大體可求明其體則妙用可充而見得及此者寥寥賢者乃能自謂齋無窮之願切

罔生之羞寤寐一念慥慥乎進修苟非一時意氣行將充闡志業其要在孔朱書中亦何須於賤陋哉聖哲立教明白真切直欲天下萬世之人皆入於至善之域常以斯義說與於人故更爲賢者願之益主忠信崇本務實不忽乎卑近不遺乎細微持之縝密而養以悠久則聖人可學而至勉旃勉旃

答洪尚贊

文甫○庚戌

承示以工課疎漏罔克進益爲憂憂其所當憂如吾文甫者能復幾人所謂學問之方只在眼前日用底道理聖哲不過盡此當然之理無幽深玄妙之可言

也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摠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摠括而不能明理則莫識如何爲摠括幸取小學論語益復溫繹則自應有默識心通者何患不依本分作善人哉千萬勗旃

答朴興宗

起哉

己酉

鄉飲養老二禮禮行一日風動四方者而近世則寥寥貴道道主獨爲其所不爲不嫌招越蜀吠怪爲之贊頌賢者之哀然爲僕贊亦可驗士望攸推幸益慥慥於名實相符常以人晦於身神明內腴爲度如何如何

答閔冑顯

稱教○戊申

承喻以避土晚生索居無聞兢兢乎小人之歸苟不固反躬發省何能道得乃爾爲之贊嘆聖門教人只是文行忠信忠信爲文行之本也忠信篤敬則隨動隨靜心自存理自明幸體斯義倦倦乎敦本務實實心實行也程子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朱子曰才悠悠便是志不立主忠信爲其基本勉旃勉旃惠梳認出至意可除頭垢而未除心垢曷不示以涵養本原之方耶蘇合元呈似幸備刀圭之需焉

答閔冑顯

庚戌

承喻冥埒之嘆離索之懷仰認至意攸存憂服中不直讀禮亦宜研經經先而禮後方不失序慎思明辨最爲急務所見少差流弊無窮幸體此意益慥慥乎明理知言不疑其所行則亦可以盡居喪之道也夫理有會有通會而爲一通則有萬毫分縷析各有攸當而後所謂一貫者非溟滓臆度此學所以貴乎窮理而居敬爲窮理之本故曰理明則有以精其知敬立則有以宅其知從事于斯涵泳不休則曾襟闊裕而所得日新千萬勉旃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書

答任憲晦

明老○己亥十月

一解在賢者靡足云謙而榜眼高名自致聳觀是亦常情之所不容已者既有其始願有其終終始條理寔存乎進德居業幸體斯義卽因終始之小者而推極終始之大者知之在先守之在後馴致聖哲地位惟在爲力之如何也言學僂以道爲志言人僂以聖爲志是爲河南老子披赤心說與人者高明所宜誦法其不在茲乎竊觀雅度自然近道信能尋向上去

亦何遠之不可屆哉常自激昂必做第一等十分道理母教區區科名爲究竟法不勝其厚幸也

答任憲晦 庚子七月

飯舍主人之事也未論喪之尊卑惟主喪者左袒左袒者取便也餘人無可袒之義主人若老病不能而子孫替行則替行者當袒

士喪禮主人必左扱米者尸方南首而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宰從立于牀西在右左手不便於用而乃用之者由下飯舍之順也主人東面坐用右手則必反用其柶且加手於死者之面非孝敬之道故不

爲也或云舉巾以右手不得不用左手扱米此說亦通扱收取也

士喪禮宰洗柶建于米家禮插匙于米盥柶變而爲匙匙變而爲柳匙今俗用柳未知何據而從俗亦宜韜縫合縫之留末不縫者欲令并韜其跌也斯義也沙溪載諸家禮輯覽而今人或舐距跌面而不并韜者爲非近俗或有并韜跌者是爲得正

郊特牲曰血腥爛祭用氣又曰腥肆爛燂祭豈知神之所饗推斯義也魚肉之用生用熟俱無不可而家禮則不言生其用熟可知也然諸類有云祭用血肉

者要藉生氣是出於古禮祭尚用氣也生熟固當參用而用生則作膾恐宜

記曰凡糗不煎註云以膏煎之則褻非敬疏云凡糗直空糗而已不用脂膏煎和之又云惟葬奠有糗已矣據此則祇當用於葬奠而已自虞以後似不可用而三代之時祭尚氣臭氣臭所以格神也然則所謂凡糗只指米食非謂魚肉并不合膏煎也至若油蜜果卽是糗煎而東俗所以供佛者也用諸私祭亦有邦禁以禮以律俱不可用薦神已久久則難變以故慎齋尤翁皆不許其不設且祖先所嗜蜜果者則其

在思其所嗜之義祇薦於當位忌祭恐宜蓋不用者得禮也用之者從俗也從俗而亦不甚害理恐不必局定耳

進羹進茶是爲兩件事不相關非撤羹而進茶也羹茶遞處亦無可稽此備要所以無撤羹也排羹之地甚窄而遷就安茶鄙家所行者乃爾

郊特牲祝受而於肝燔則加于俎而已士虞禮亞獻尸如主人儀又曰賓以燔如初如初則加燔亦於俎可追而知也家禮時祭初獻後撤酒及肝置盞故處故陶庵有魚肉不同盛之論然今俗初亞獻後只撤

蓋而不撤灸每獻加多者是爲古禮不可易者也
玉藻再繚四寸註士練帶惟廣二寸而再繞腰一匝
則亦是四寸尤翁亦謂是再繚腰之義其下兩耳自
是別事南塘云圍腰結前兩語與再繚兩耳兩語爲
上下貼應之文上泛言圍腰而下言再繚以申圍腰
之必再繚上泛言結於前而下言爲兩耳以申結於
前之必爲兩耳兩賢說恐得正義當從

答任憲晦 庚子七月

尊先西齋公狀德之文愧無如椽大筆闡揚日月爭
光底志節迺蒙褒賞語多過情瞿忸罔識別幅俯示

一一聞命還以呈上幸卽釐正于原本如何如何未
端云云固已體悉雅意攸存而見者自應隱約領會
何必露出姓名然後乃可哉尊門之於彼一邊都是
離怨而又復修隙於此家此家與此一邊爛漫同歸
曷可絕斥用致同室之操戈乎尊門只自存世嫌已
矣不必登諸文字益增仇敵也非計較利害而云爾
幸亟見諒焉

答任憲晦 庚子八月

末端云云雅衷攸存固已領取豈不欲當下聞命而
愚與彼家後承情愛篤摯不徒宗誼已矣有難露我

禮記卷之二十四
筆舌故所以隱約爲辭也見者自應不言而諭何必
拈出當人然後乃爾乎古人又生一秦之戒恐不可
以不念也靡敢勸賢者以破世嫌而占便宜幸亟怨
究焉臺山金丈已作泉下人人世空虛非獨埋玉之
爲悲也狀文跋語之已就寔非小幸所合夏商者無
從可考計益悼歎也尊先知樞公名義風節固所誦
慕詎或飾讓於文字而諡狀與行狀差殊必藉有名
位者鴻筆如愚者卽是常調老蔭曷敢當儒賢之稱
而妄論翰墨乎待巾寫造洛廣謀博詢然後處之非
晚也

心本非服而不可與平人同故特借三年之喪禫服
黻制而爲冠帶又在母喪禫後本生親喪除服後同
一服色也心喪中有喪則當各服其服不惟期功雖
總小功亦當舍黻帶而受衰服之帶縱入心喪几筵
亦不須變服黻帶也非直喪服心制中行忌祭者亦
當變黑以白蓋不可以非服之黻而廢當服之素也
除服後因還黻帶恐宜

心喪未除上墓當哭墟墓異於家廟恐無可嫌

神主既耐祖龕則雖是禫前當用廟中之例名節朔
望與所耐位同行參禮何可出就而別設乎若貧不

能爲禮則新舊位并闕方校於心

答任憲晦

辛丑陽復日

貴宗慷慨翁辛巳一疏可以撐拄乾坤竊謂 仁顯聖母忠臣惟有一人耳當時討復諸疏舉咸顧瞻計較不免含糊吞棗而獨斯翁靡所顧畏痛言竭論明白直截可以作百世公案常恐名湮滅而不稱賴賢者揄揚可傳永遠甚幸甚幸愚平生誦義無窮擬述一文字用紓苦情誌狀間當惟教是從也頃托知樞公謚狀在前日固不當作以無可據也在今日則亦不敢辭以有往例也愚於筆硯應酬素認其出而

獨於尊門樂爲之役者以名義風節咸萃一家而俱未及微顯闡幽也竊附丞民首章之義計應神會也柴桑處士阻風規林詩得朱子而發揮其意又爲賢者所篤好至要我贊述其所以興感於出處行藏者大矣力疾寫呈而眼眯手澁幾不成字適足以汚却林泉曷堪爲揭壁觀省之資哉跋語亦靡足以道得精義然幸諦愛助之苦心毋致如奕碁之一場罷了如何如何

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工陳子昂亦云宗廟哀敬仁孝也婦奴祇和謙順

也蠲潔酒食婦儀也黼黻玄黃女工也洪此四德而
務六親可以作範母儀昭宣壺則此四德二字之所
自出也

答任憲晦 壬寅三月

先尊文臨命說與賤陋至教賢子以依歸是爲古道
而其意真切貫徹幽明自不勝感涕顧無德而將之
而亦何敢自外孤負苦衷乎荷相與之厚意至於斯
極則準擬實心交易歷夷險而益固共趨至善之域
而乃已然竊恐崦嵫短景冉冉催暮終無以受麗澤
之益也

古禮公贈曰玄纁束主人贈曰制幣玄纁束玄纁是
束帛何可無束家禮不言束自是束帛無待言也近
俗用紅束玄用青束纁恐取其華而用玄用紅各從
其色亦無不可也

備要祭饌圖所云藍似是食鹽食鹽不見于禮故尤
翁亦云食鹽之用只是東俗禮家所謂鹽則是海物
之加鹽者并用恐無妨鄙家亦并用二者矣

柩衣卽旣夕禮所云幘用僕衾也本爲尸柩見時故
小斂而設殯而撤啓而復設則窆固無所用也以故
農巖漢湖俱不用惟在裁處之如何耳疏曰僕衾本

覆柩故無撤文當隨柩入壙開元以下咸從疏說用之恐不悖禮也柩衣當做僕衾之上緇下頰而貧者未須用緇代以綿布是爲稱家之有無也

喪大記註曰嬰在塗則障車入槨則障柩而掩壙則無惡見其死之義故自書儀至家禮止以行柩不入壙是爲可從

朝祖同宮之禮也支子異宮之喪恐不可行鞞路若出宗家門前回柩向宗家用寓朝祖之義同春亦云有哀痛惻怛之意雖無於禮亦何所妨是爲可遵也漢湖夫人喪禮魂帛用束帛之制常時不覆蓋不覆

帕是亦可遵而但神道尚幽覆蓋覆帕恐不害理奉靈床只安衾上是爲得正

行者哭婢宜隨男女哭從白幕夾障之外而近世在喪車之前有若引路然者行之已久久則難變此等處亦何妨從俗耶

家禮凡祭皆位于階下而惟虞卒哭練祥禫序立於堂上卽本之士虞禮卽位于堂而以喪中之祭歟祔祭則宗子主之而爲所祔祭而設故用階下之位

大統曆不書初字故翼廟代理時輿感於風泉命皇壇祝文刪初字士夫好禮者亦不書初字是亦出

尊周之義一遵 皇朝統曆之舊恐宜

孝子孝孫之稱自古禮歷程朱羣賢而未或見改往哲豈皆自處以純孝而云爾哉禮註孝字便是老字之義老卽長也長子故曰孝子然則自稱孝子亦何嫌之有愚嘗奉教於先師者乃爾故舉而誦之幸體斯義不疑其所行也改孝以嗣恐無所據昔人所處亦出率爾何可取法乎

長子有廢疾不堪主宗廟則雖正體亦不傳重是爲喪服疏說而廢疾亦有分數若有人道可以娶婦生子則不可以廢疾而不傳重雖無子而死當爲之繼

絕用承宗事若生而不慧不克成人則只宜傳重於次子已矣至若所謂次養於禮無稽非禮家之所知也

祖父母喪祭文不見於先賢集中農淵兩先生於同樞公亦無祭文抑以至哀無文無間於親喪歟雖不操文致奠恐不可闕也

綽柩之必施於宗家門閭者卽以祠版之所在然祠版雖已祧埋而丹門則自在所以樹風聲於百世者不可隨祠版而存亡也門閭狹隘則或設於墓下第宅圯毀則或設於遺墟是爲通行之例也

深衣家禮本註只云用布不分綿麻故禹景善云當用麻布金而精云當用綿布質諸退溪答曰未知是何布然綿布鞫無乃好乎今俗皆用細麻布而通用綿布亦甚便宜以窮者之所易辦也色必用白者以上下吉凶通用之服故取通用之色也朱子深衣之綿麻姑無所考而亦未謂綿布非朱子所服也爲長子斬雖與父喪差殊其爲斬衰未葬則一也曷可主支子家祔祭乎既有宗子則支子亦何敢自主乎勢將待宗子葬畢而如或過期未克卒哭而祔則從殷禮練而祔恐得

祭祔須用宗子法而宗家歲事不能備禮則支子之祔葬者當爲之助祭用薦殷奠若不并舉於會高以上諸位則恐難差殊用犯豐昵之戒也諸墓雖在他所恐不宐異同也支子若別占塋域恐不必視宗子爲禮耳

答任憲晦 壬寅八月

朝墓雖不見于禮既離先兆未忍昧然無事奉柩而辭恐非可已而崇岡峻阪如難陟降遵備要魂帛朝祖之禮代以魂帛恐宜而魂帛已埋則舉舉時向祖塋停柩用當辭墓亦宜不以柩不以魂帛而祇用銘

旌則恐無所依據也

南溪曰改葬之柩入奉家中非喪事卽遠之意斯言得正而引行若歷舊第有不容不停柩則神理人情之所不獲已也遣祝所載新宅卽以幽宅而云爾不宜以停喪古宅而改其措辭也且祖遣兩奠先儒謂非可施於改葬者宐做司馬溫公柩自他歸之說祇設朝奠而行恐是備要始葬反哭行虞在成墳之後則改葬者亦當乃爾而不虞而奠墓者尤當待封墳雖至跨日必待畢事恐得

古者居憂行不旅坐不羣倚廬而不言故雖盡廢生人之事而無憾焉今也則凡百事爲殆無倚閣而獨不舉祖墓展省可乎拜年及承祭俱不害理墓廟恐無區別也然此以葬後言耳卽旣葬與人立之義也旣夕禮埋重於祖廟門外之東重變爲塊帛而立儀三虞後至家埋之據此則未必埋於墓所也今俗行初虞墓下仍埋魂帛者恐欠藏之箱中升車在後之精義也始窆時埋諸墓左者如不淪於朽壤當隨埋新兆如已朽盡仍舊恐宜

答任憲晦

癸卯二月

朱書長課不佳鑽研否愛敬如父母神明許衡之所
贊於小學而哀侍於此書亦云爾可知有至篤好者
存也千聖心法萬理樞紐皆在此中取看大全語類
兩部虛心涵泳切已體認仍作畢生家計則他書雖
不治亦可也吾東羣儒孰不讀此書而爲專門之學
者無若退溪尤庵尤庵爛用其名理其見於時事出
處者前後一揆善學朱子者卽是千古一人 正廟
朝所編兩賢傳心錄當爲天地間公案也士之爲學
學孔子是乃所願而學孔子當由朱子學朱子當由
尤翁而尤翁亦未易學誦讀尤翁所從事之朱書一
舉而三聖賢皆可學已千萬勉旃彌加擔夯用副天
降之衷人受之中至望至望

以成服日入就位然後朝哭之文推之則虞卒祔練
入哭卽兼朝哭而言非朝哭於外而又入哭於內也
家禮就虞祭言如朔奠而獻酒無從以至練祥禫恐
是闕文丘儀具多并設進饌而不從於獻恐失其儀
須從士虞記具肝肉每獻從之如時祭是爲得正豈
遵古禮卽朱子之意也

主人以下入哭註尊長坐卑幼立據此則坐哭立哭
各有次序而以初獻註曰主人跪以下皆跪而無主

人以下俯伏興之文立哭者當伏哭哭止復位辭神則當立哭祝興置祝版伏哭亦無不可近例然矣朱文亦云伏哭居瘞者伏哭亦宜

家禮既云哭再拜復位哭止則可知其且哭且拜也哭且拜本自開元禮而開元禮一奠醴遂闔門故於此內外皆哭至書儀則三獻用古事尸之禮而獻必哭但無餘人哭也亞獻條曰禮如初但不讀祝四拜既云如初而特著其不祝與四拜則哭亦在如初中矣且以禫祭特言三獻皆不哭者推之亦可見自虞及祥亞終獻之人皆哭如初虞也斯義也古人已言

之

告成時祝與主人相拜非直禮所不言亦無意義洛下知禮者祇相向而揖已矣

祔祭祝祇稱孫者子以諱父也若宗子主之則當稱孫某况宗子之告祖考何可諱徇親之名乎

士虞記祔用嗣尸一祝兩告蓋同一几席與饌其義精微而至開元禮各設祖考及亡者位至書儀始用各祝家禮備要之所沿襲也家禮祔祭初獻酌獻先詣祖考妣前讀祝後次詣亾者前云爾則所祔位獻酌讀祝之并先於祔位而仍行再拜可知也不特言

再拜者包在并同卒哭之中也

三年內墓祭遵栗翁說單獻不爲無據而亦無不可
三獻之義也家禮備要詣墓所云者安知不包參神
在中耶南塘有云墓祭先進饌原野之禮從簡也既
先進饌則又不可立視故先參而後降去脩食以從
簡也立儀補入進饌脩食要訣先降後參皆未安斯
言恐得禮義可遵也

答任憲晦

癸卯二月

京宅寄也鄉第歸也歸鄉第閱月而窆則祖遣兩奠
既不可徑行又不宜疊設發引前日夕奠以明日下

鄉之意告于几筵翌曉啓輶還鄉臨葬行朝祖其夕
設祖奠上山時設遣奠恐爲得禮自京發朝時朝祖
祖奠遣奠恐無意義是貞庵說可遵也告辭當云明
日啓鞞向牙鄉舊第用待葬期謹告

龕是書塔下室家禮借其名爲奉神主之所也語類
云欲立五架以後一架作長龕以板隔作四五架之
義未詳卽吾東所謂五梁歟家禮每龕內置一卓龕
中常用卓安主至祭正寢則安主以椅

俗云交椅

別以卓

祭床設饌也南溪所云下不用板者以置卓于龕中
故歟尤翁所云非別有卓子者以龕內下版成卓北

端安主餘地設酒果如備要圖也今世龕室狹窄僅容神主故設卓于龕外用設時節朔望之薦是爲俗制而奉主薦獻之同卓恐不成體貌當以後出者爲正也今俗龕前或簾或窓俱無不可而不宜并設也龕制亦當隨地制宜恐不必局定耳
喪言不文故往哲居憂除非述家狀答人問萬不獲已者未會泚筆祭文雖異於閒漫文字亦不宜作雖在至親當待服吉也喪中不吊人之喪者爲其忘己之哀也不操文奠酌亦此意也縱不押韻恐不可爲朱先生所云古人全不吊祭者卽以此耳

答任憲晦 癸卯五月

尊王考緯祀 命下行將見烏頭赤脚輝映閭里天報德善神理不忒而蔽一言尊先文純孝之所由致也仰想哀慕罔極不能諭懷也承示要得士友間文字以重其事仰認孝子順孫發潛闡幽之苦衷而朱先生雅言天下之事有其實足矣又使他人飾辭以贊之雖累百千言亦何所加於其實哉其所以勉人務實者乃爾是爲賢者所宜識戒也古之無悶之士猶恐入山不淺影響昧昧而鄙人則擇不處地以致窄逕窘步有愧素志殆無以抗顏對人也斯舉也竊

附遂庵屏溪止庵諸賢故事用伸分義而已靡可議
到於輔沃啓贊之功而來諭與朱子一揆者恐夫擬
人以倫之道也幄對說話謹茲騰呈而進退忿遽罔
展悃幅恐無足以格君心而副輿望也

禫後笠帶既用黹色則巾何獨用白乎此與孝巾不
同俗所云匳頭也祥後禫後所着祇當隨笠帶而用
白用黹也

居憂者固不當占僂而至於不筴則無已太過乎盛
暑不脫衰絰而又不颺風則必致中暍幾何不病上
添病乎此非喪紀所關恐不須固執乃爾也

非兄弟雖隣不往是爲不易之常經也爲彼哀則不
專於親爲親哀則是安吊云者寔有精義雖居近而
情厚亦不可躡閑也曾子之吊子張雖載於檀弓恐
違孔子所云三年之喪而吊哭不亦虛乎之文有未
敢信及也

魚果瓜葷之屬有難待筮望俗節則當單獻於晨謁
而單薦則恐當用生生薦亦行於 太廟禮亦許用
生魚肉恐非可拘也

墟墓之禮殺於家廟故家禮不分言設蔬果進饌之
時如他祭則知凡饌一時并設先儒亦嘗云爾然苟

能具三串多則三獻各進多如家祭之儀不爲無稽也既不侑食則初獻插匙正筋亦宜

慷慨翁狀籤一一中竅當寫淨本呈覽而藏碧血之高士愚亦未詳來示認爲趙侍直泰萬苟然則尤爲奇絕此老奇偉倜儻之士也以泰億爲弟而其言行一切相反卽南褒沈義林億齡之類也愚每擬爲趙公立傳幸蒐輯其傳聞事蹟以示也

若爲傳重之長子斬衰三年則三年喪中曷可備禮行祭乎忌墓祭當單酌無祝時祭當廢若只服期制時當遵石潭定論葬後當備禮舉忌墓二祭而時祭

當停與他期服不倫故也朱先生爲長子服斬故不舉盛祭忌墓之三獻與否無可考據而推以不舉正祭之儀則忌墓亦應略設而不備禮也

左脯右盥生人之禮也葬前饋奠當象生而備要襲圖之右脯左盥恐失照檢遷襲圖則左右得正也虞而神之則自從虞祭當右脯左盥也蓋脯屬陽盥屬陰故生死之饌左右乃爾也

括髮鬢免註疏諸說煩而難會惟書儀註稍詳不附祖廟則前一日靡所告廟而几筵無告恐涉昧然大祥前日因上食告由曰明日大祥後禮當入于

祖廟而祖廟居遠恐難往祔支子異宮各自爲禮則勢當入于新廟直躋正龕謹告

忌祭服色諸賢所論固宜遵述而古今異宜故用黑笠白布袍帶祖會已上則用白絲帶矣

答任憲晦

癸卯嘉平之望

哀侍知有趙斯文秉憲否其雅操貞躅高識遠覽數與倫擬聞賤疾添劇自藍田山中半歲中再顧風義篤厚卽古今之所罕聞也逼歲告歸俾之歷扣衡扉計應傾蓋如舊仍托歲寒之契也

齊衰以下布帶精粗各視其冠而廣則無文可稽丘

儀擬以四寸而四寸是大帶之廣布帶之象革帶者以之爲準殊無所當家禮集考云毋寧做斬衰絞帶半腰經之義以次爲差布絞猶然况大祥後布帶豈有定制乎廣狹恐當隨俗而兩股雙垂亦宜如條帶革帶也

孝巾始見丘儀而所以承喪冠也祥而除服則孝巾亦當并冠而去之何可因着大祥后乎當從俗用布帽而帽子頭銳雖不可單着而見人客然燕居時以帽代巾恐不可已也

長房之奉祧主雖與宗家差殊喪未畢而遽遷者恐

有所不安當待祿事遞遷于次長房恐宜長房卒哭後遷于次長房出於尼尹而爲尤翁所取舉俗之所通行而好禮者亦不苟從也若從俗卒哭而遷則不容無告

奉禩之宗吉祭亦當受胙設辭卽勸勉之意詎可只施于孫曾而不施于子乎受胙則當餽也 國哀卒哭後及服中行時祭者廢此一節恐宜

左袂季指之文出自特牲禮疏曰掛祛以小指者僂卒角也但右手執角左手掛祛以小指不干左手言僂卒角者飲酒之時恐其遺落故云僂卒角也卒角

猶言啐酒角卽爵之類也

答任憲晦

甲辰驚蟄後三日

古人居憂固不許汗漫出入而或爲喪故及不得已者亦有樸馬布鞍之說至若朱先生葬前亦從師師生相與非比餘人過從故也春翁纔過父祥往拜師門俱爲可述而賢者引此爲見訪賤陋之證則非愚之所敢當也若蒙左顧必齋示西齋集淨本如何奉讀後當議及弁卷之文文何曾一日而不存心乎凡事固當戒弛緩而亦當慮忙錯更加梳洗務盡整頓靡所虧欠以致後悔申望申望

答任憲晦 甲辰三月

尊先西齋集卽其見印一張而可認其就緒是所云有志者事竟成也苟非賢者滿腔苦血何以致此哉承諭以文稿之役而廢尋數之功爲悶而信能操存益固心志益定則靡往非主一工夫何必對床伊吾然後乃可乎哉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未可厭煩而絕去也以故人事雖多皆人所當爲但須省察當理與不當理而已故曰人事不教人做更教誰做幸體斯義當事而存靡他其適而隨處盡誠罔或厭苦如何如何喜靜惡動是亦儒者之病常以動靜交養敬

義夾持爲日用常行之節度不勝其厚望耳

一日不再祭卽以殷事而言嫌其黷也若朔望參及有事告祗設酒果者雖與忌祭同日非所謂禮煩則亂也時祭則羣主并舉恐不必疊行參禮也祥禫雖異時享若值朔日則恐亦當廢若累世之廟不可以新而廢舊亦不可或行或否并舉於新舊位恐宜家禮備要望日不設酒不出主不出主以無酒果薦示殺禮於朔也愚則從語類所載朱先生所行望日設茶不出主參神辭神如禮士無月半奠故未敢薦酒果如朔參也茶用生薑麥芽雀舌之類恐非難致

者耳

期喪哭墓當以除服爲度然恐難以草宿而不哭未
撤靈之前當哭於几筵哭几筵者亦當哭墟墓出於
情勝而亦非可已也大祥耐廟之後恐不當哭祥而
外無哭在孝子乃爾矧茲碁制乎總小功則除服後
雖上墓不哭恐宐

緬禮出柩當用初喪禮墓廟俱廢祭子祥亦不可舉
祥則退行於改葬告廟之後恐宜且異宮祖喪殯後
祥則可行禫則不可行固有前儒說而改葬出柩差
殊於始喪異宮承祭亦異於同宮且非承重而服緬

者則殯後行禫恐不害理而禫屬吉事與練祥喪中
之祭不倫祖父改葬後筮日而行親喪禫事恐愜情
禮朔望小祀恐不當廢耳

古禮祭在廟開元時著無廟之儀韓魏公祭式以正
寢代廟室書儀註影堂隘則擇廳堂寬潔處爲祭所
家禮則遵韓式要訣時祭亦行於祠堂是據五禮儀
而云爾也慎獨齋曰祗奉一位者仍祭於其所而告
辭當云請出前堂非直禩廟雖奉高曾祖廟龕室外
行事恐宜只奉禩位者亦當薦忌祀于龕外也盖神
道尚靜不必以遷動爲禮耳

古禮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註云各爲其妻子之喪同居猶然况異宮乎令季氏既異宮矣又有以衰抱之嗣子當以子各題主行三年之喪可無多少窒礙也嬰孩既不克自將則諸祝當云屬世父敢昭告云云日月不居已下數句語非嬰兒之所可道而實理則然壹遵子告父之辭恐宜不可以攝行而變其辭也

禮所云官備具備以夫婦親之而言也又以衆子衆婦之相宗子宗婦爲備內外之官而如無可以相祭者惟夫婦親之已矣若喪配者亦不可以無內官而廢盛祭必邀親賓執事毋闕其儀文是爲得禮以無期功之戚而刊落胙餼之節其可乎至若告成雖無祝主人亦無不可獨行之義也

答任憲晦

乙巳五月

嫂叔雖有推遠之義既主兄嫂之祭則出主祝遠諱之辰四字恐不必改措追慕二字可施於祖禰不可施於傷尊恭伸追慕四字去之恐宜原祝諱日復臨當如遠諱之云去追遠以下八字只云不勝感愴恐得是用傍親禮也

答任憲晦

丙午九月

內則三月之末妻以子見於父見父之後當見廟而家禮則曰滿月而見尤齋云生子日數滿一月當從家禮然近世儒先有云待三月遇時饗則告告而不見者恐得便宜擇此兩者而行之如何如何抱子而拜自有精義抱之當左頭頭陽也婦人拜必四拜而爲再拜者爲是其子之拜也應萬既是先尊文所肇錫而發諸夢寐者則定小字以應萬因以告廟三加時名以萬教是亦通幽明之故也

答任憲晦丁未四月

胡雲峯沈番陽無見乎道器之別故認知覺爲智不免於以理妙理以理涵理農巖論辨精深微密毫髮不差而後來羣儒疑信相半非直閱彥暉之聽瑩已矣三淵又作智字說闡揚農巖餘意其言通達奇偉不襲前言愚於兩先生立論所嘗篤信無容贊一辭於其間也

孟子云是非之心智之端朱子云智則別之理其發爲是非又云智者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其答潘謙之書曰心之知覺卽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

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農巖於此見得真說得正推類旁通理順冰釋至若智亦可以包四者以仁智交際成始成終而云爾非可以爲知覺爲智之證也

致齊專心想念所祭之人則非可以迎接謝客恐宏寒罔於齊日立不見客牌是固得正然若客自遠來不可謝遣又難淹留則暫時展覲而罷亦何害於湛然絕一之義哉

朱先生答周舜弼曰絜矩文義蓋謂度之以矩而取其方此與章句說合當爲正論也至若答江德功書

絜矩者度物而取其方云者當屬初年說也蓋心是矩以己心爲準則然後可以絜之而無不同若泛以度物而得其方爲絜矩則所謂矩者太歇後將何以盡同耶故此矩字當以明德看可見通貫首尾而中間條目工夫之節節以明德爲主之妙也愚與老州吳文所講定乃爾恐當爲正義耳

心者主宰一身至神至妙故能以之具理應事而其所以爲堯舜參天地者非直以性善而已寔由於此心之虛靈洞澈無分數無優劣而不隔於此理之善也氣質之質亦非有形蓋與資字義相近若稱氣質

則乃氣之質性質則乃性之質才質則乃才之質尤不可以形容言也氣血血肉固是形質而其所行之氣當稱氣質所謂血氣之強勇者當屬氣質也總會地頭心而已聖人氣質純清極粹故自能聰明睿智而聰明睿知不可專屬氣質當本於心善也心與氣質一氣而有本末之別只要於當體上分本末看取不離不雜之妙已矣此箇名理要須默識心通難容筆舌諭也

殤喪不當用成人之禮故古禮無虞卒哭至開元始行虞而亦不立主至洛闕始言立主亦無卒哭祔之文蓋殤與無后喪并班祔既已祔食祖廟則祔祭固似在其中而據開元既虞撤靈座無卒哭一節則所云卒哭明日而祔者將焉所施哉虞者所以安神也從古禮不立主則無虞從家禮立主則有虞虞亦止一祭卒哭斷不可行也既不能虞而撤靈則以主喪者服盡為喪畢之期豈有練祥之可言哉自從初期用忌祭禮恐宐虞及忌祭當三獻有祝不三獻則不成祭也大功之末以卒哭當之雜記註待變除卒哭而冠是為證也降服大功者情禮差殊而冠子則一視他大

禮記卷之四
功已矣
冠禮前期告廟者以冠者家廟而云爾也繼高祖之
宗子雖主冠禮若是異宮則不必先告也冠畢當先
見于廟次及尊長宗家廟遠則當從便而處之不可
云先後倒置也

王制曰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疏云此
謂有地大夫曲禮曰凡家造祭器爲先又曰無田祿
者不設祭器家禮言祭器與燕器同故曰得皆具之
歟語類曰籩豆簋簠乃古人所用故祭享皆用之今
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豆是亦以平生所用是爲

從宜據此則亦有大夫士之別當量力而處之不可
局定也曲禮曰祭器弊則埋之是可驗不宜通用如
可爲力只宜別具貯於櫝中如家禮所訓恐爲得正
衾被之屬可做檀弓子柳賻餘班諸兄弟之貧者先
儒亦嘗云爾以子孫而服父祖靈床之衾何褻之有
哉此與曲禮祭服弊焚之之義不倫又異於不能讀
父之書不能飲母之柶椽當畢生服用弊而後已也

答任憲晦 己酉六月

鄉中士民之哭於本色賓館者與都民之哭於闕門
其義一也何與地主之在不在哉遵朱先生望闕謝

恩之例行於私次不爲無說而哭諱與謝恩不倫赴
哭於賓館外恐宜

退翁之不作輓栗翁之不會葬恐是無忘己哀之意
而皆以 大葬前而言也

卒哭前 宗廟陵寢朔望只行焚香故校院及私廟
亦不廢焚香至若薦新 公家之所不廢者故私家
亦行之而五穀魚鮮只合生薦亦不設酒以示變於
常時也凡薦新不出主只開龕已矣

私喪未葬與 國憾未卒哭前事體差殊尸柩在家
何可議到於廟事乎凡係葬前告廟亦不用酒果况

薦新乎雖生薦亦不可爲也

東俗無服錦繡者紬帛苧布是爲華盛 國憾中恐
不可服而貧不能具麻布則或染土色於紵衣用當
麻布舉俗所通行者也麻布帶生熟俱無不可而始
受縞服者恐當用生 戒令生進布服庶人白衣是
爲所區別而爲士者何可自處以庶人而不服布乎

答任憲晦 庚戌八月

稱本生父母以伯叔父母自有程朱定論故尤翁亦
云此子謂其所生祖爲從祖也高曾可推而知也本
生祖非旁親不可稱從祖只稱祖父云者南塘說恐

無所稽也服本生父母以伯叔父母之服則合用芻
親例本生祖亦降服大功則曷可不稱從祖乎禮無
二考則誰有二祖乎尋常書牘稱祖稱孫或出於情
勝而若係公私文字爲世章程者則正其屬稱不容
不嚴所以彰二本嫌微之旨也

子於母屈而期心喪猶三年故父雖爲妻期而除然
必三年乃娶者通達子之心喪之志故也若無子者
十五日禫而卽吉然後乃娶是爲得禮也先儒有云
妻喪必三年而娶禮當然耳非專爲達子心喪之志
也所以終辟合之義焉若謂惟主於達子之志則妻

之無子而死者其夫可以不竢三年而娶乎斯言謹
嚴而恐違喪服傳文正義亦有行不得者也今俗不
計有子無子往往卒哭而娶傷風敗俗孰大於此有
子女則當待三年無子女則待禫已矣尤翁長孫殷
錫氏以三世鰥居有難待三年呈文禮曹禫除而娶
乃有不得已也恐難爲後人法耳

孫婦見祖舅姑奠贄雖不見於古禮家禮云尊於舅
姑如見舅姑之儀則恐當有贄不但行四拜已矣既
見舅姑舅姑以其婦見于祖舅姑之室而奠贄如舅
姑以家事任長之義也

嫂叔親非骨肉不異尊卑恐有混交之失推使無服故曰嫂叔無服推遠之義是爲禮之正也唐太宗引同爨總之文而謂嫂叔無服未爲得宜魏徵獻議云若推而遠之爲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爲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請服小功是出於情勝也程子云嫂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也朱子亦云看推而遠之原是合有服但安排不得故推而遠之若有鞠育恩義心自住不得如何無服程朱之論皆從厚也不可以貞觀君臣之所義起而遽

從古禮禮者所以斟酌古今緣情制定故家禮亦服以小功恐不可易也

本生親喪守制雖與他伯叔父母不同然暮服則均暮服中曷可不舉禫吉乎禫吉變除之大者吉祭則有遞遷改題之節所關尤重何可以私親之服廢閣而不行是爲陶菴定論而服色亦許借吉恐不可易也禫吉之期若在本生葬前恐當退以卒哭後而禫則過時不祭

小記云丈夫冠而不爲殤女子笄而不爲殤家禮則以男已娶女許嫁爲節者襲闕元禮也似因後世冠

不待長而笄禮廢也冠已成人不宜待娶爲重女雖許嫁而不笄何得爲成人乎只合從小記而其未笄者遵國典以嫁爲制斯義也家禮集攷說得正恐不可易也

襲奠卽設於靈座卓上待小斂而撤更設酒果襲與小斂不同日則非一日兩奠也或過時而襲者仍爲小斂則同日兩奠亦非可已也此與一日不再祭者其義不類也

叔父之喪無應服三年者則爲從子者當主喪期而除服因之撤靈元無練祥之可言故也初期當行祭

如忌而若值 國恤葬前則是日也當除服設奠獻泄哀伸情因入廟班附恐是得禮也旣非小祥則無備禮退行之義耳

國哀之告私廟禮無其文而 因山卒哭前私廟當依 戒令廢祭廢祭之由合先告廟告辭當云 國有大憾卒哭前停大中小祀私家亦廢薦獻敢告葬前告廟不設酒果以停祭也

本生父母雖與他伯叔父母差殊慰狀壹遵伯叔父母例是爲得禮之正尤陶兩賢說不可易也然世俗不知禮意只加本生二字於大孝至孝之上者斯豈

章貳本嫌微之旨哉近齋先生有所著慰本生父母
狀而裁酌情禮愚所遵述故茲以騰呈不疑其所行
如何如何

答任憲晦 辛亥三月

承諭以廢閣書課不克接湊灌注恐恐乎或致間斷
苟非真切用功何以與此朱先生釋通書乾乾不息
於誠曰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
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幸體斯義健而又健自
強不息用存无妄之誠而其要專在於劬書研理昔
輔漢卿會粹朱子教人之法定爲六條曰居敬持志

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體察
曰着緊用功是皆賢者所喫緊者而爲夏誦之者要
其如新受賜痛自警策馴致誠立明通也往哲云內
省不疚內字極重外省不疚不過無惡於人內省不
疚自能無惡於志無惡於人者只做箇鄉原無惡於
志者方成箇真君子夏爲賢者願之

曲禮遇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只言正立拱手
而不言拜抑以原野之禮在所當略歟古今異宜不
可以路次而無拜朋友相逢曷可昧然無事亦當相
揖致敬禮不可斯須去身也

好學崇禮豈有貴賤之別乎以庶人而遵士夫之行
尤爲可尙 國法許庶人只祭考妣考妣之祠行四
時正祭恐不爲僭也

禮也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以
故崇昔聖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失之者死得
之者生是豈徒施於尊貴而不施於卑賤者乎禮所
云序民人嚴上下卽以盈遜折衷而言耳庶人亦受
天而爲性復禮而爲仁詎可自外於莊敬恭儉之教
哉禮不下庶人云者或慮其尊卑之不定而嫌微之
不章也若謂禮非爲我輩設而任其猖狂縱逸靡所

忌憚則是豈得天下之理而成位乎其中哉夷而進
於中國則中國之若有庶人之真好禮者則不可待
以庶人已也

國法許士大夫只祭曾祖以下而以高祖爲有服之
親也故士大夫家不拘 國法并祭高祖推斯義也
庶人雖許只祭考妣而并祭祖父母恐不至爲僭也
祧主遞遷不可施於庶人埋主後歲一薦于墓無貴
賤之別也

方伯繡衣皆 王人之尊貴者也當下階迎接升堂
而拜之拜之乃卑以自牧詎或嫌於官盛近諛哉草

野之士易忽於近禮之恭故朱先生亦以山林使人
傲爲戒傲是惡德不可以長者也或以屈已下人爲
恥巍然自大妄肆驕泰馴致於喪身覆家往往有不
忍言者古之岷巖高蹈雖抗志雲霄對人則溫恭自
虛折節爲禮是爲吾輩所遵述也
士喪禮疏云死者不冠以其長卧故不可以冠也冠
是戴於頭者爲物甚尊且重非寢時所宜着也生死
不可異禮也

答任憲晦

壬子五月

三旬潦雨積水滔天每念貴廬上漏下濕非病爲病

之狀直欲裹飯往食而不可得有愧子輿多矣卽茲
書枉若有感通者存也第審色憂苦欠天和是用擬
慮尊先塋域石儀將備云苟不固孝子純誠何能無
中生有措辦乃爾乎昔子桑伯子若歌若哭鼓琴曰
父母豈欲我貧乎天地豈私我貧哉求其爲之者不
得也賢者得之於所不可得若作子桑於九京亦應
愧謝也至若勞瘵成疾則無已過乎有苦心極力之
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伊川之戒橫渠者諄切幸體
斯義完養思慮涵泳義理馴致至德凝道如何如何
昏昧放倒賢者自道故云爾常常警策喚醒形神如

靜夜聞鍾也敬勝百邪已得存養之義諦以毋不敬
可以對越上帝一句用作九字符申望申望

答李寅龜

長汝○辛丑九月

改葬服總爲其親見尸柩也必三月而除者亦法天
道一時故也既受服於出柩矣出柩而新山有變則
必當權厝若過三月則當除總及其完窆又見尸柩
則更當服總以伸三月雖未及除亦當仍服不害爲
從厚也既葬而除雖有子思說而自鄭玄及晦翁已
不克從則勢將更終其月數已矣見柩爲重故雖仍
舊復土當終月數况再出口柩乎永窆前後三月之
服雖似拖長再見柩故再受服恐不可以情勝而已
之也

答李寅龜

丁未元月

承諭將紫陽全書用作畢生家計非直爲三餘之業
已矣聞來形神超越若聆名理於碧水丹山之間也
天壤間萬事萬理盡載此書紹明洙泗濂洛之學鑽
研表章俾後人知其統緒之真識其津梁之正道莫
與大功莫與京尤翁專門是書道乃大通卓然爲左
海之朱子而讀是書者或闕略其大經大義而規規
於名物度數舉皆以看詳劄疑爲先務是何異於不

能三年之喪而總功之是察乎痛懲斯弊刊落其枝葉細瑣圖所以先立其大者如何如何斯乃華陽老子成法也印本劄疑卽尤翁巨濟棘中草本而絕海窟冥無書籍可據強半是當考未詳而入印時未及淘洗整釐故或被異趣者挾摘啗點斯爲遺恨千古者也後出者有難覓僕數而愚素欠劄疑癖未欲埋頭於掇拾零碎也座下必高着眼目闊着心胷毋徒爲訓詁役哉愚常好濂溪濯纓百原整襟茲爲道學真面風光也劄書研理之中玩心高明用述周邵二子之學如何如何古紙堆中埋沒平生者不知有此

箇境落詎不可憫哉

一會之期期以槐黃而竟寥寥被趙景訥款扉聞以喪餘相值而不赴不赴得正則何失晤之爲悵哉禮有終身憂之文古人亦有忌日受吊之事是日不可借吉求榮而今世舉皆冒赴傷風敗俗有不容言而座下獨能秉禮守經乃爾是可以爲天下法矣贊歎

罔諭
兩喪家相慰答尤庵先生有各用其式之語喪中慰人父母亡疏不稱稽顙而稱頓首推斯義也喪中慰人期功之憾恐當不稱疏而稱狀也疏狀若與常時

禮考卷之三
不同則往哲亦應云爾而不少槩見恐當壹遵常式
奈何二字若嫌褻人之自寬則改以如何役事所縻
四字改以衰麻在身亦宜

答李寅龜

庚戌棗秋

盛業不住閱史否吾東之人只知有中國史不知有
國乘往往鹵莽固陋何由考蹟以觀用察言以求心
識而得之蓄成其德乎賢者取燃藜一部用作程課
者恐非可已也吾東野史俱欠成書而藜述用紀事
本末之例稍存體裁亦可見述者之能也從古作史
者苟非大公至正之人愛憎取舍之間失其真者多

矣劉因詩云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
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斯言也曲盡作史
之弊在中華猶然况在吾東黨禍之餘一當用在我
權度精切不差已矣家禮集考八司即兒子之爲賢
者賀送者是乃古道也斯書也經曲咸備允爲禮家
之丈尺學禮者不容不治者也但過於泥古是不可
以不知也

妻喪中忌墓祭無祝單獻是爲通行之禮而已撤靈
矣服長子期年者又過練而除服矣未可以几筵在
寢而廢先祀備禮行事恐爲得中四時正祭則待長

子喪二十七月之期恐宜若服斬則忌墓祭亦當待
喪畢已矣

答權達善

聖兼○甲午四月

喪中薦新似當并設於上食而家禮喪禮有新物則
薦註曰如上食儀備要註曰盛以大盤陳于靈座前
卓子則可知其各設也然薦廟固難待朔望有新卽
獻几筵則有一日兩祭恐不必各設也若各設則當
哭如上食也四月八日卽所謂浴佛日也東俗懸燈
出自勝國崇佛之餘習識者當廢懸燈曷可因宴樂
而薦先靈乎凡薦新物亦當先寢廟而後几筵况寢

廟之所不可舉者可獨舉於靈座乎未可以象生而
行非禮之禮也他人已例固不足言耳

居喪者凡係間漫人事固宜擔閣而至若應公家之
役則當如平人蓋料民算賦專藉於戶籍卽所以稽
其阜蕃辨其減耗也故曰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詎可
以在憂服之中而闕書數之版乎若使哀待而居鄉
當準納租庸調三者應籍卽三者之摠目也是豈可
已乎

喪中忌祭侑食沙溪則曰不當行尤翁則曰當行南
塘斷之曰侑食禮之加也一獻禮之殺也禮之殺先

自加者始原野之禮殺於廟中故墓祭亦無侑食豈有殺於正禮而反存其加者哉斯言有契於古禮三飯不侑之義沙溪說當遵單獻後扱匙正箸已矣祭在朔日者援朱先生致仕告廟文只稱某朔而不繫以日恐宜

答權達善 壬辰四月

昨顧恣未盡情卽札洽瀉餘悚矧審禪宿侍歡增慶浮江掛帆計在不日長風破浪何等醒神必獲見課鄒經諷誦於舳艫之上則當與江漢同其快豁也觀川流之不息悟道體之無窮以其有本者如是也亟

體斯義觸類會象則靡往而非道體驗神心無徒爲景物役也道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必須心心念念在上無一事不學無一時不學無一處不學方無一息間斷惟聖兼勗哉

答權達善 壬辰八月

俯索近齋正統論考諸原集初無見載載諸雜著者有曰或云四海九州之內咸撫而有之則爲正統今之清國可與之正統乎余曰吾不能知然惟信宋先生使宋先生作史則必不與正統又曰方遜志有變正統之論而正統上只加一變字猶欠峻截又曰三

淵論正統雖引朱子南北朝之論而終似可疑又曰南塘嘗講元史因論胡元不可與正統史記只當大書甲子其下註書元主某元元年此論得正此四者俱是不易之定論也縱使別立文字恐不出斯義也

答權達善

壬辰十月

俯索延平問答謹茲奉呈印本即退溪先生手筆固已可貴而題面又是華陽夫子心畫即所謂兩美必合而為希世之珍也常尊閣下上不敢出戶外矣以吾聖兼也故不悛借示幸諦此意專精玩繹認取斯翁冰壺秋月瑩澈無瑕底襟度如何如何斯翁平生

活計專在於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終日危坐驗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是為立大本所以闕朱子門庭也後世徒以言語文字軒輊人物故知斯翁之得孔顏心學正脈者渺矣且朱先生梳洗六經整頓萬理皆發端於斯翁真朱子之師也其有功於斯文者詎可比於無用贅言之著述哉可能有會否

答羅明集

明憲○庚戌復月

承諭以志不堅固虛度平生為悶苟不反躬發省痛自警策何能說得到此聖人發無言之教以示學者當求聖人之教於一身動靜處事接物之間不可專

求聖人之道於言語文字之際幸體斯義以程子所云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二句語爲畢生義諦則應不迷於所由勉旃勉旃

答沈雯澤

聖道○戊戌五月

仁知者之於仁有安利之殊者以所造淺深而言也故往哲多以安字屬自然利字屬勉強然則仁者安仁卽性於天而自然知者利仁卽學知而勉強也中庸章句則以知仁勇三達德分作三層說故言生知安行以舜之大知當之言學知利行以顏子克復當之此所謂以其等而言之者也蓋舜之大知自能安

仁顏子利行亦由學知知之有分數故安與利亦不同推斯義也二章之義雖謂之互相發明可也血氣志氣之分范氏說已自明白更無餘蘊而卽本文釋之則爲色鬪得三者所使者血氣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者志氣也氣則一也而立得志定則一身有所主宰宰制形氣所以爲氣之帥也苟不持志則充滿一身者罔非縱情放欲底器仗所以貴乎志立也然亦當持其志毋暴其氣內外本末文相培養如孟朱攸訓已矣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則是所謂以理制欲以志帥氣也

答沈雯澤 辛亥四月

士喪禮命訃在始死遷尸之後告廟亦當在此時而
 既不告廟遽行朝祖恐涉逕庭而禰廟在宗家則亦
 不可奉魂帛往朝使服人替告恐宐告辭在下
 維歲次云云某親某敢昭告于某親府君某親孺
 人以某月某日喪逝禮宜告廟而悲遽不遑今日
 啓殯亦宐朝祖而以喪在異宮罔克行禮謹告
 廟在異宮罔克朝祖則几筵亦當告由告辭在下
 今日當行朝祖而廟在異宮罔克成禮謹告

與朴鍾浩 大甫○乙巳

嚴霜警寒卽諗雅度貞吉承諭臺臺可認其好學之
 篤向道之勤苟非一點意氣則豈有能得幾時之患
 哉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向往於
 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口舌馳騁而欲其得行於世
 孰若得之已而一聽其用舍於天是爲爲己爲人之
 別故朱先生每爲學者說得此意矻矻不休吾黨之
 士所宜作第一義也先察自家氣質之病克己矯治
 損其有餘補其不足必以孝悌忠信爲本以謙慎拙
 約爲質以沉潛篤實爲功劬書玩索堅固操切此實
 學者入德基地用工本領而牛溪先生勉戒隱峯安

文敬公乃爾愚嘗展繹服其真誠中流出故更爲賢者誦之進修節度恐不可以他求也勗哉勗哉

與崔義發

大爲慶發善哉○庚戌

卽日僉哀氣力支絀饋奠餘暇不廢勵業否居憂者非直讀禮亦宜講學學者所以盡禮也守制者當嚴內外之別而喪紀大壞能識不入中門之義者寥寥蒙擊鍾之譏而覲然無恥者多矣若是者雖割股廬墓皆僞耳大嶺以南服習五賢之教應知不服闔爲居瘠之基本無容奉勗而猶復云爾者要其兢兢乎大防喪以禮成也聯床鑽繹見在何書兄弟博約有

味可能如晦翁攸訓否往哲有云世好奇朱子以平
平則一毫播弄不得世好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
借不得孔子依乎中庸遊世不見知而不悔平之至
也十五而志于學七十而不踰矩方之至也孔朱二
聖卽是氣脈相禪吾輩所願學豈不在茲乎

理到心到各有界分陶庵說若以心到物理之極處
看了則知至物格渾然無別斯句也當看以物理之
到極處何謂非物到非心到到者何物乎若如或說
認此到字爲盡字義看則所盡者理耶心耶亦合云
理盡理盡與理到義無差殊祇當以陶庵說爲正

三綱八目咸從動用說正心章亦言用已矣蓋心之所發因有所之病致不正之患故其所正之之工就此不正處施力而俾之正也然則正之之工乃在於失其正之用不當在於本正之心體也故章句特下兩用字其意可見也下節三不在亦就用處說病章句敬以直內四字卽矯其用時之病也程子云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心之用旣不得其正則其體難保其本然之正正其用乃所以正其體然是則推說非本文正義也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